國朝文滙

卷七

龔鞏祚原名自珍字璱人號定盦浙江仁和人道光九年進士官禮部主事有定盦文集

平均篇 一
著議 二
塾議 三
農宗 三
覘恥 五
說京師翠微山 五
說居庸關 六
京師樂籍說 七
葛伯仇餉解 七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七
病梅館記 八
長短言自敘 九

江左小辨叙　九
袁通長短言叙　九
金孺人畫山水叙　九
江南生橐筆集叙　十
陳碩甫所著書序　十
畬人求墓銘書　十一
記王隱君　十一
書葉機　十二
書金伶　十二
松江兩京官　十四
王仲瞿墓表銘　十四
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十五

平均篇

龔鞏祚

龔子曰。有天下者。莫高於平之之尚也。其邃初乎。降是。安天下而已。又降是。與天下安而已。又降是。食天下而已。最上之世。君民聚醵。然三代之極其猶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降是。則勺者下侵矣。卮者上侵矣。又降則君取一石。民亦欲得一石。故或涸而踣。石而浮。則不平甚。涸而踣。則又不平甚。有天下者曰。吾欲為邃初。則取其浮者而挹之乎。不足者而注之乎。則聾然喙之矣。大略計之。浮不足之數相去踰遠。則亡踰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數。直以是券矣。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運之本也。人心亡。則世俗壞。世俗壞。則王運中易。王者欲自為計。盍為人心世俗計矣。有如貧相軋。富相耀。貧者阽。富者安。貧者日愈傾。富者日愈壅。或以羡慕。或以憤怨。或以驕汰。或以嗇吝。澆漓詭異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極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鬱之久。乃必發為兵燧。為疫癘。生民噍類。靡有孑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為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即至喪天下。嗚呼。此貴乎操其本原。與隨其時而劑調之。上有五氣。下有五行。民有五醜。物有五才。消焉息焉。渟焉決焉。王心而已矣。是故古者天子之禮。歲終太師執律

而告聲。月終太史候望而告氣。東無階水。西無階財。南無階粟。北無階土。南無階民。北無階風。王心則平。聽乎樂。百僚受福。其詩有之曰。衆心塞淵。騋牝三千。王心誠深乎。畜產且騰躍衆多。而況於人乎。又有之曰。皇之池。其馬歆沙。皇人威儀。其次章曰。皇之澤。其馬歆玉。皇人受穀。言物產蕃庶。故人得肆威儀茹內衆善。有善名也。太史告曰。東有階水。西有階財。南有階粟。北有階土。南有階民。北有階風。王心則不平。聽傾樂。來歆車。握偏衡。百僚受戒。相天下之積重輕者而變易之。其詩有之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又曰。度其夕陽。言營度也。故積財粟之氣滯。滯多霧。民聲苦。苦傷惠。積民之氣淫。淫多雨。民聲囂。囂傷禮義。積土之氣耗。耗多旱。民聲濁。濁傷智。積水積風皆以其國瘥昏。官所掌也。且夫繼喪亡者福祿之主。繼福祿者危迫之主。語百姓曰。爾懼兵燹乎。則將起其高曾於九京而問之。懼荒饑乎。則有農夫在。上之繼福祿之威者難矣哉。蘇子曰。可以慮矣。可以慮。可以更。不可以驟。且夫唐虞之君。分一官。事一事。如是其詳也。民固未知貿遷。未能相有無。然君已懼矣。曰後世有道吾民於富者。道吾民於貧者。莫如我自富貧之。猶可以收也。其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堯固甚慮民之識知以遠吾則也。水土平矣。男女生矣。三千年以前。何底之有。彼富貴至不急之物。賤貧者猶且筋力以成之。歲月以靡之。舍是則賤貧且無所託命。然而

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若服妖之肆。若食妖之肆。若翫好妖之肆。若男子咿唔求爵祿之肆。若盜聖賢市仁誼之肆。若女子鬻容之肆。肆有魁。賈有梟。商有賢桀。其心皆欲併十家五家之財而有之。其智力雖不逮。其號既然矣。然而有天下者更之。則非號令也。有四挹四注。挹之天。挹之地。注之民。挹之民。注之天。注之地。挹之天。注之地。挹之地。注之天。其詩曰。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有三畏。畏旬畏月畏歲。有四不畏。大言不畏。細言不畏。浮言不畏。挾言不畏。而乃試之以至順之法。齊之以至一之令。統之以至澹之心。龔子曰。有天下者。不十年幾於平矣。

著議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有天下。更正朔。與天下相見。謂之王。佐王者謂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即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天下聽從其言語。稱為本朝。奉租稅焉者。謂之民。民之識立法之意者。謂之士。士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誡語者。謂之師儒。王之子孫大宗繼為王者。謂之後王。後王之世之聽言語奉租稅者。謂之後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與以有成者。謂

之治謂之道。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先冢宰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師儒所謂學。有載之文者。亦謂之書。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矣。乃若師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識語焉。則兼綜之能也。博聞之資也。上不必陳於其王。中不必采於其冢宰。其大史大夫。下不必信於其民。陳於王。采於宰。信於民。則必以誦本朝之法讀本朝之書為率。師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書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書焉。各守所聞。各欲措之當世之君民。則政教之末失也。雖然。亦皆出於其本朝之先王。是故司徒之官之後為儒。史官之後為道家老子氏。清廟之官之後為墨翟氏。行人之官之後為縱橫鬼谷子氏。禮官之後為名家鄧析子氏。公孫龍氏。理官之後為法家申氏韓氏。世之盛也。登於其朝。而習其揖讓。聞其鐘鼓。行於其野。經於其庠序。而肄其豆籩。絜其文字。處則為占畢絃誦。而出則為條教號令。在野則熟其祖宗之遺事。在朝則効忠於其子孫。夫是以齊民不敢與師儒齒。而國家甚賴有士。及其衰也。在朝者自昧其祖宗之遺法。而存庠序者。猶得據所肄習以為言。抱殘守闕。纂一家之言。猶足以保一邦。善一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至於夏禮商禮。取識遺忘而已。以孔子之為儒。而不高語前哲王。恐蔑本朝以干戾也。至於周及前漢。皆取前代之德功藝術。立一官以世之。或為立師。自易書大訓雜家

言下及造車為陶醫卜星祝倉庾之屬使各食其姓之業業修其舊此雖盛天子之用心然一代之大訓不在此也後之為師儒不然重於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則不知也重於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則不知也生不荷耰𣏌長不習吏事故書雅記十窺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與君處下不與民處由是士則別有士之淵藪者儒則別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統文質之異尚其惑也則且援古以刺今囂然有聲氣矣是故道德不一風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隱不上達國有養士之貲士無報國之日殆夫殆夫終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謂夫

塾議

吾聞深於春秋者其論史也書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觀其才才之差治世為一等亂世為一等衰世別為一等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墮也似治世之蕩蕩平平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當彼其世也而才士孤根呂升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于僇之僇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僇之名亦僇之聲音笑貌亦僇之僇之權不告於君不

告于大夫。不宣於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領。徒傷其心。傷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擔荷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又非一日而傷之。乃以漸。或三歲而傷之。十年而傷之。百年而傷之。才者自知度將見傷。則早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獷悍者則早夜號以求亂。夫悖且悍。且睊然眴然。以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問矣。嚮之倫慝有辭矣。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憂不才而庸。如其憂才而悖。憂不才而眾憐。如其憂才而眾畏。履霜之屩。寒于堅冰。未雨之鳥。戚于漂搖。痺痨之疾。殆于痈疽。將萎之華。慘于槁木。三代神聖。不忍薄才臣智士而厚豢駑羸。探世變也。聖之至也。

農宗

龔子淵淵夜思。思所以撢簡經術。通古近。定民生。而未達其目也。曰古者未有后王君公。始有之而人不駭者何。古者未有禮樂刑法。與禮樂刑法之差。始有之而人不疑懼者何。古者君若父若兄同親者何。君若父若兄同尊者何。尊親能長久者何。古之為有家。與其為天下。一以貫之者何。古之為天下。恒視為有家者何。生民之故。上哉遠矣。天穀沒。地穀茁。始貴智貴力。有能以尺土出穀者。以為尺土主。有能以倍尺若什尺伯尺出穀者。以為倍尺什尺伯尺主。號次主曰伯。帝若皇。其初盡農也。則周

之主伯與古之輔相大臣盡農也則周之庸次比耦之亞旅與士廣而穀衆足以芘其子力能有文質祭享報本之事力能致其下之稱名名之曰禮曰樂曰刑法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吾則曰先有下而漸有上下上以推之而卒神其說於天是故本其所自推也夫何駭本其所自名也夫何疑何懼儒者曰天子有宗卿大夫公侯有宗惟庶人不足與有宗吾則曰禮莫初於宗惟農爲初有宗上古不諱私百畝之主必子其子其沒也百畝之亞旅必臣其子餘子必尊其兄兄必養其餘子父不私子則不慈子不業父則不孝餘子不尊長子則不弟長子不贍餘子則不義長子與餘子不別則百畝分數分則不長久不能以百畝長久則不智農之始仁孝弟義之極禮之備智之所自出宗之爲也百畝之農有男子二甲爲大宗乙爲小宗小宗者帝王之上藩實農之餘夫也有小宗之餘夫有羣宗之餘夫小宗有男子二甲爲小宗乙爲羣宗羣宗者帝王之羣藩也餘夫之長子爲餘夫大宗有子三四人若五人丙丁爲羣宗戊閒民小宗餘夫有子三人丙閒民羣宗餘夫有子二人乙閒民閒民使爲佃閒民之爲佃帝王宗室羣臣也古者無文用撣稽而可知也請定後王法百畝之田不能以獨治役佃五餘夫二十五畝亦不能以獨治役佃一大凡大宗一小宗若羣宗四爲田二百畝則養天下無田者九人然而天

子有田十萬畝。則天下無田亦不餓爲盜者四千有五百人。大縣田四十萬。則農爲天子養民萬八千人。什一之賦尚不與。非以德君也。以德而族。非以德族也。以食有力者。佃非仰食吾宗也。以爲天下出穀。然而有天下之主。受是宗之福矣。百畝之宅。以什一爲宅。以什一出租稅奉上。宅不什二。則不足以容魚菽之祭。不足以容舂揄。稅不什一。則不足以爲天子養官屬及選舉之士。以什一食族之佃。佃不食什一。則無以成期功。以什一奉上。誼亦薄矣。以什一成期功。恩亦網矣。聖者立法。以中下齊民。不以上齊民。大宗有十口。實食三十畝。桑苧木棉竹漆果蓏十畝。糴三十畝。以三十畝之糴治家具。家具始於縛帚。縛帚以爲帚。治泥以爲釜甑。價陶三之。機杼四之。鐙五之。祭豆七之。米斗直葛布匹。絹三之。木棉之布視絹。皆不得以濟泉貨。百家之城。有貨百兩。十家之市。有泉十緡。裁取流通而已。則衣食之權重。則泉貨之權不重。則天下之本不濁。本清而法峻。誅種藝食妖辣地膏者。梟其頭於隴。沒其三族爲奴。宗爲餘夫請田。則關大吏。佃同姓不足。取諸異姓。爲變法。關覆吏。豐凶肥磽寡庶易不易。法不盡同。關蘇吏。國有大事。以宗徙。徙致關大吏。餘夫家五口。宅五畝。實食十畝。以二畝半稅。以二畝半食佃。以二畝半治蔬苧。以二畝半糴。自實食之外。宅稅園糴佃五者。毋或一廢。凡農之仕爲品官大夫者。則有祿田。大官之家。父有少疾癡寒

暑溼乾。不以使其子。山川鬼神則使之。子有少疾癈寒暑溼乾。不以煩其父。宗有家也。田一品者四世。二三品三世。四品二世。五品一世。皆勿稅。勿子傭。六品以下子之傭。婢妾之養不備。則不世。祠祭弗如式不世。不辨菽麥亦不世。食妖服妖不世。同姓訟亦不世。皆有家也。家受田歸田於天子。皆關大吏。稽其世數。關羣吏。本百畝者進而仕。謂之賓政之農。本仕者退而守百畝。謂之釋政之農。本不百畝者進而仕。謂之亢宗之農。本仕者退而不百畝。謂之復宗之農。仕世絕。本大宗者復為宗。本小宗者復為小宗。本羣宗者復為羣宗。本閒民復為閒民。貴不奪宗祭。不以朝政亂田政。自大宗以至於閒民四等也。四等之農。與其進仕而國也。姑將退保於宗。與其進保而宗也。姑將退修於宅。是故寄一農身。身不七尺。人倫五品。本末原流具矣。寄一農家。家不十步。古今帝王為天下大綱總目備矣。木無二本。川無二原。貴賤無二人。人無二治。治無二法。請使農之有一田一宅。如天子之有萬國天下。姑試之一州。州蓮既之子。言必稱祖宗。學必世譜牒。宗能收族。族能敬宗。農宗與是州長久。泰厲空虛。野無夭札。鬼知戀公上。亦百福之主也

覘恥

龔自珍曰。史氏之書有之曰。霸天下之孫。中葉之主。其才弱。其志文。其聰明下。其財

少未嘗不周求禮義廉恥之士厚其貌嫗其言則或求之而應則或求之而不應則必示祖之號令以羞史氏之書又有之昔者霸天下之民稱祖之廟其才殫其志武其聰明上其財多未嘗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崇高其身一人為剛萬夫為柔以大便其有力殫武而膺孫乃不可長乃誹乃怨乃責問其臣乃辱榮之亢辱之始也辨之亢誹之始也使之便任法之便責問之始也氣者恥之外也恥者氣之内也溫而文王者之言也惕而讓王者之行也言文而行讓王者之所以養人氣也藹其府焉徘徊其鐘簴焉大都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既殄既獮既夷顧乃席虎視之餘蔭一旦責有氣于臣不亦莫乎

說京師翠微山

翠微山者有籍於朝有聞於朝忽然慕小感慨慕高隱者之所居也山高可六七里近京之山此為高矣不絕高不敢絕高以俛臨京師也不居正北居西北為傘蓋不為枕障也出阜成門三十五里不敢遠京師也僧寺八九架其上構其半簷其趾不使人無攀躋之阻無喘息之愁不孤墝近人情也與香山靜宜園相絡相互不觸不背不以不列於三山為懟也與西山亦離亦合不欲為主峯又恥附西山也草木有江東之玉蘭有蘋婆有巨松柏雜華靡靡芬腴石皆黝潤亦有文采也名之曰翠微

亦典雅亦諧於俗不以僻儉名其平生也最高處曰寶珠洞山趾曰三山菴三山何有有三巨石離立也山之盩有泉曰龍泉澄澄然渟其間其甃之也中矩泉之上有四松焉松之皮白皆百尺松之下泉之上為僧廬焉名之曰龍泉寺名與京師宣武城南之寺同不避同也寺有藏經一分禮經以禮文佛不則野矣寺外有刻石者其言清和康熙朝文士之言也寺八九何以特言龍泉龍泉迟焉餘皆顯露無龍泉則不得為隱矣余極不忘龍泉也不忘龍泉尤不忘松昔者余遊蘇州之鄧尉山有四松焉形偃神飛白晝若雷雨四松之蔽可十畝平生至是見八松矣鄧尉之松放翠微之松肅鄧尉之松古之逸翠微之松古之直鄧尉之松殆不知天地為何物翠微之松天地間不可無是松者也

說居庸關

居庸關者古之譚守者之言也龔子曰疑若可守然何以疑若可守然曰出昌平州山東西遠相望俄然而相輳相赴以至相蹙居庸寘其間如因兩山以為之門故曰疑若可守然關凡四重南口者下關也為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又為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上關又為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八達嶺又為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蓋自南口

之南門。至於八達嶺之北門。凡四十八里。關之首尾具。制如是。故曰疑若可守然。下關最下。中關高倍之。八達嶺之俛南口也。如窺井形然。故曰疑若可守然。自入南口。城巍有天竺字。蒙古字。上關之北門。大書曰居庸關。景泰二年修。八達嶺之北門。大書曰北門鎖鑰。景泰三年建。自入南口。流水齧吾馬蹏涉之。琤然鳴。弄之則忽涌忽洑而盡態。迹之則至乎八達嶺而窮。八達嶺者。古隰餘水之源也。自入南口。木多文杏蘋婆棠梨。皆怒華。自入南口。或容十騎。或容兩騎。或容一騎。蒙古自北來。鞭橐駝與余摩肩行。時時橐駝銜余騎顛。余亦撾蒙古帽。墮於橐駝前。蒙古大笑。余乃私歎曰。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關之所以然。非以若耶。余江左士也。使余生趙宋世。目尚不得覩燕趙。安得與反毳者相撾戲乎萬山間。生我 聖清中外一家之世。豈不傲古人哉。蒙古來者。是歲克西克騰。蘇尼特。皆入京詣理藩院交馬云。自入南口。多霧若小雨。過中關。見稅亭焉。問其吏曰。今法网寬大。稅有漏乎。曰大筐小筐。大偷橐駝。小偷羊。余歎曰。信若是。是有間道矣。自入南口。四山之陂陀之隙。有護邊牆數十處。問之民。皆言明時修。微稅吏言。吾固知有間道。出沒於此護邊牆之間。承平之世漏稅而已。設生昔之世。與凡守關以為險之世。有不大駭北兵自天而降者哉。降自八達嶺。地遂平。又五里曰岔道。

京師樂籍説

昔者唐宋明之既宅京也。於其京師。及其通都大邑。必有樂籍。論世者多忽而不察。是以龔自珍論之曰。自非二帝三王之醇備。國家不能無私舉動。無陰謀。霸天下之統。其得天下與守天下皆然。老子曰。法令也者。將以愚民。非以明民。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齊民且然。士也者。又四民之聰明喜論議者也。身心閒暇。飽煖無為。則留心古今而好論議。留心古今而好論議。則於祖宗之立法。人主之舉動措置。一代之所以為號令者。俱大不便。凡帝王所居曰京師。以其人民眾多。非一類一族也。是故募召女子千餘戶入樂籍。樂籍既棊布於京師。其中必有資質端麗桀黠辯慧者出焉。目挑心招。捭闔以為術焉。則可以箝塞天下之游士。烏在其可以箝塞也。曰使之耗其資財。則謀一身且不暇。無謀人國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則無暇日以談二帝三王之書。又不讀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纏綿歌泣於牀笫之間。耗其壯年之雄材偉略。則思亂之志息。而議論圖度上指天下畫地之態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為歛體詞賦游戲不急之言。以耗其才華。則論議軍國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如此則民聽一。國事便。而士類之保全者亦眾。曰如是。則唐宋明豈無豪傑論國是。掣肘國是。而自取僇者乎。曰有之。人主之術。或售或不售。人主有苦心奇術。足

以牢籠千百中材。而不盡售於一二豪傑。此亦霸者之恨也呼。

葛伯仇餉解

問曰。逸書曰葛伯仇餉。孟子說之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餉。殺而奪之。葛雖貧。葛伯一國之君。安得有殺人奪酒肉之事。答曰。王者取天下。雖曰天與之。人歸之。要必有陰謀焉。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教之祀。遺以粢盛可矣。乃使亳眾往為之耕。春耕夏耘秋收。乃囷乃米而藏之廩。而後可以祀。其於來歲之祀。則豫矣。其於歲事。則已緩。亳眾者何。闞國者也。眾為內應者也。老弱饋者何。往來為間諜者也。葛雖貧。土可兼。葛伯放而柔。彊鄰聖敵。旦夕虎視。發眾千百。入其境。屯於其野。能無懼乎。懼而未有以葛降。率其民而御奪之。又不足以御。乃姑殺其間諜者。夫黍稻之簞囊。往來兩境。陰謀之所囊也。其民乃發而獻之伯。仇者眾詞。大之之詞。殺者何。專詞。殺一人不得言仇。仇不得言殺。史臣曰葛伯仇餉。得事實矣。又曰湯一征自葛始。夫葛何罪。罪在近。後世之陰謀。有遠交而近攻者。亦祖湯而已矣。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居禮曹。客有過者曰。卿知今日之揚州乎。讀鮑照蕪城賦則遇之矣。余悲其言。明年乞假南游。抵揚州。屬有告糴謀。舍舟而館。既宿。循館之東牆。步游。得小橋。俛溪。溪聲讙。過橋。遇女牆。齧可登者登之。揚州三十里。首尾屈折高下見。曉雨沐屋。瓦鱗鱗然無零甃斷甓。心已疑禮曹過客言不實矣。入市求熟肉。市聲讙。得肉。館人以酒一缾蝦一筐餽。醉而歌。歌宋元長短言樂府。俛窗嗚嗚。驚對岸女夜起。乃止。客有請弔蜀岡者。舟甚捷。簾幕皆文繡。疑舟窗蠡觳也。審視玻璃五色具。舟人時時指兩岸曰。某園故址也。某家酒肆故址也。約八九處。其實獨倚虹園圮無存。曩所信宿之西園。門在。題榜在。尚可識。其可登臨者。尚八九處。阜有桂。水有芙渠菱芡。是居揚州城外西北隅。最高秀。南覽江。北覽淮。江淮數十州縣治。無如此冶華也。憶京師言。知有極不然者。歸館。郡之士皆知余至。則大讙。有以經義請質難者。有發史事見問者。有就詢京師近事者。有呈所業若文若詩若筆若長短言若雜著若叢書。乞為敘為題辭者。有狀其先世事行。乞為銘者。有求書冊子書扇者。填委塞戶牖。居然嘉慶中故態。誰得曰今非承平時耶。惟窗外船過。夜無笙琶聲。即有之。聲不能徹旦。然而女子有以梔子華髮為贄。求書者。爰以書畫環瑱互通問。凡三人。凄馨哀豔之气。繚繞於橋亭艦舫間。雖澹定。是夕魂搖搖不自持。余既信信。乘流風。捕餘韻。烏覩所謂風嗥雨嘯

韶穴悲鬼神泣者嘉慶初嘗於此和友人宋翔鳳側艷詩聞宋君病存亡弗可知又問其所謂賦詩者不可見引爲恨卧而思之今嵗垂五十矣今昔之慨自然之運古之美人名士富貴壽考者幾人哉此豈關揚州之盛衰而獨置感慨於江介也哉抑予賦側艷則老矣甄綜人物蒐輯文獻仍以自任固未老也天地有四時莫病於酷暑而莫善於初秋澄汰其繁縟淫蒸而與之爲蕭疏澹蕩泠然瑟然而不遽使人有蒼莽寥泬之悲者初秋也今揚州其初秋也與予之身世雖乞糴自信不遽死其尚猶丁初秋也與作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病梅館記

江甯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谿皆產梅或曰梅以曲爲美直則無姿以欹爲美正則無景梅以疏爲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妖梅病梅爲業以求錢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爲也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無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於地解其棕縛以五年爲期必復之全之予本

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闢病槑之館以貯之。烏乎。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甯杭州蘇州之病槑。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槑也哉

長短言自叙

情之為物也。亦嘗有意乎鋤之矣。鋤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蘄予之為長短言。何為者邪。其殆尊情者邪。情孰為尊。無住為尊。無寄為尊。無境而有境為尊。無指而有指為尊。無哀樂而有哀樂為尊。情孰為暢。暢於聲音。聲音如何。消瞀以終之。如之何其消瞀以終之。曰。先小咽之。乃小飛之。又大挫之。乃大飛之。始孫盤之。悶悶以柔之。空濶以縱游之。而極於哀。哀而極於瞀。則散矣畢矣。人之閒居也。泊然以和。頑然以無恩仇。聞是聲也。忽然而起。非樂非怨。上九天。下九淵。將使巫求之。而卒不自喻其所以然。曠昔之年。凡予求為聲音之渺。蓋如是。是非欲尊情者邪。且惟其尊之。是以為宥情之書一通。且惟其宥之。是以十五年鋤之。而卒不克。請問之。是聲音之所引如何。則曰悲哉。余豈不自知。凡聲音之性。引而上者為道。引而下者非道。引而之於旦陽者為道。引而之於莫夜者非道。道則有出離之樂。非道則有沈淪陷溺之患。雖曰無住。予之住也大矣。雖曰無寄。予之寄也將不出矣。然則昔之年為此長短言也何為。今之年叙之又何為。曰。爰書而已矣

江左小辨叙

江左小辨二卷。失撰者姓氏。有明中葉。嘉靖及萬歷之世。朝政不綱。而江左承平。斗米七錢。士大夫多暇日。以科名歸養望者。風氣淵雅。其故家巨族。譜系多聞人。或剞一書。或刻一帖。其小小異同。小小源流。動成掌故。使倥傯拮据朝野騷然之世。聞其逸事而慕之。攬其片楮而芳香惻悱。俗士耳食。徒見明中葉。氣運不振。以為衰世。無足留意。其實爾時優伶之見聞。商賈之氣習。有後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躋者。不賢識其小者。明史氏之旁支也夫。為比辨者。其江左之後辨也夫。吁。

袁通長短言叙

錢唐袁通長短言六卷。今夫閨房之思。裙裾之言。以陰氣為倪。以怨為軌。以恨為旆。以無如何為歸墟。吾方知之矣。若其聲音之道。體裁之本。短言之欲其烈。長言之欲其淫裔。莊言之欲其思。譎言之欲其不信。謬言之欲其來無所從。去又無所至也。怪哉。使我曼聲吟歔。壽命訖而不知厭。招我魂於上九天。下九淵。旬日而不可返。泊然止寂寞兮。無謂於先王。而豈徒調夔牙之一韻。割騷之一乘也哉。卒無如何。命筆為之叙。

金孺人畫山水叙

嘗以後世一切之言。皆出於經。獨至窮山川之幽靈。嗟嘆草木之華實。文人思女或

名其家。或以寄其不齊乎。凡民之心。至一往而不可止。是不知其所出。嘗以叩吾客。客曰。是出於老莊耳。老莊以逍遙虛無為宗。以養神氣為用。故一變而為山水草木家言。昔者劉勰論魏晉宋三朝之文。亦幾幾見及是。或者神理然耶。吾友王罍仲瞿。有婦曰金。字曰五雲。能屬文。又能為畫。其文皆言好山水也。其所畫有曰山居圖。極命物態。仲瞿實未甘即隱逸。以從魚鳥之游。五雲饗筆研而祝之曰。必得山水如斯畫之美而偕隱焉。罍曰諾。吁。畫者同時之士。固嘗擬仲瞿以晉宋閒民。不聞其有奇婦。余窺其能事與其用心。雖未知所慕學何等。要其不類乎凡之民矣。抑又聞老莊之言。或歧而為神仙。或歧而為比類。將毋比類之能事與其用心。其亦去去有仙者思與。大夫學宗。尚其思之。庶嬙百媛。尚其慕之。歎息不足。從而緣之辭。

江南生橐筆集叙

江南有奏議十九卷。 國朝法度。大臣不敢以奏議入私集。况士乎。生佐督撫為政。居幕下。歷七省。客十九主。此之所為。代十九主。有擬稾未用者。有一事前後數易奏稿並存之者。不得曰奏議。以惑來者。予正其名曰江南生橐筆集。集中言天下財賦大指。不當豐於入而當嗇於出。有百餘事。言天下刑名大指。謂 本朝刑太寬。民太不畏。又有殺人不死。傷人盜皆不抵罪者。又 本朝糾處士大夫甚密。糾民甚疏。視

前代矯枉而過其正。此其平生蓄於中心。時時露於文采者也
龔自珍曰。江南生之言當否。後世有折衷之者。予不深論。竊聞其爲人。取於所主甚介。談笑精悍。指示曲折。文辭甚辨麗。於屬辭輕重繁簡。往往因一言爭軋往復。必欲達其意而後已。當此時。 朝廷詔令琅琅。動數千言。督撫奏議。亦皆虎虎有生氣。朝野不病君狂也

陳碩甫所著書序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故記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告仲由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古者八歲入小學。教之數與方名。與其灑掃進退之節。保氏掌國子之教。有書有數。六書九數。皆謂之小學。由是十五入大學。乃與之言正心誠意。以推極於家國天下。壯而爲卿大夫公侯。天下國家名實本末皆治。後世小學廢。專有大學。童子入塾。所受即治天下之道。不則窮理盡性幽遠之言。六書九數。白首未之聞。其言曰。學當務精者鉅者。凡小學家言不足治。治之爲細儒。於是君子有憂之。憂上達之無本。憂進其難者之非正。不由其始者終不得究物之命。於是黜空談之聰明。守鈍樸之迂迴。物物而名名。不使有遁。其所陳說艱難。算師疇人。則積數十年之功。始立一術。書師則繫

稱千言。始曉一形一聲之故。求之五經三傳子史之文而畢合。乃宣於楮帛。而且一戶牖必求其異向也。一脯醢必求其異器與時也。一衣裳必求其異尺寸也。有高語大言者。拱手避謝。極言非所當。於是二千載將墜之法。雖不盡復。什存三四。懸癖之士。尋之有門。徑繹之有端緒。蓋整齊而比之之力。至若勞矣。陳碩甫曰。是若且勞者。有所甚企待於後。後孰當之。則乃所稱闡性道與治天下者也。乃言曰。使黃帝正名。而不以致上世之理。孔子之正名。而終不能以興禮而齊刑。則六藝為無用。而古之儒之見詬與詬古之儒者齊類。彼陟顛而棄本。此循本而忘顛。庸愈乎。且吾不能生整齊之之後。既殫吾力而重負企待者。於是始以六書九數之術。及條禮家曲節碎文如干萬。推之欲遂以通於治天下。大凡某書如干篇。如干卷。某書如干卷。都如干卷。如目錄。兵部主事姚先生曰。今天下得十數陳碩甫。分置各行省。授行省學弟子。天下得百十巨弟子。分教小弟子。國家進士。必於是乎取。則至教不躐等。且性與天道之要。或基之闡矣。中書胡先生曰。使碩甫自信所推畢無闕。請從姚先生之言。所推猶有闕。則姑舍是言。整齊益整齊。企待益企待。總之必不為虛待無歧誤。是二言者。冀自珍皆闡之。因最錄書指意皆識之。

舍人求墓銘書

藏幽之有文。又從而舖其詞。夫漢以來未有改也。顧禮何心哉。吾遇人求請藏幽之文。輒心動。不情底其容與區別其狀之詞而來者。弗許也。情底而來者。亦底而應之。慆悵舖叙既成。意尚未能和。何哉。古之始爲是制者何心哉。雖巨富貴。重以賢聖至於殷湯。猶不能以爭天下古今之勢。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仁人者姑盡吾愛以附不欲速朽之義。謂夫功德文章行誼之蹟。與其有令聞之子孫。其於辭。冀哀而掩之。掩之者誰與。至於冀夫掩之也而尚忍問與。仁人孝子。其遂忍逆計至於是。抑又忍弗計至是與。是求請者與爲文者所皆艱言也。而乃昌昌愉愉以命之。從夫乞爲傳爲誄之義同與。甚者辭曰或錫之誄。或錫之傳。或錫之誌銘。詞體如是。固若是其易而無擇與。君家有世德。法宜爲文章。又辱吾子諈責不可辭。而猶不忍爲誌銘。謹撰上墓表。

記王隱君

於外王父段先生廢簏中。見一詩。不能忘。於西湖僧經箱中。見書心經。蓋且半。如遇簏中詩也。益不能忘。春日出螺螄門。與轎夫戚貓語。貓指荒塚外曰。此中有人家。段翁來杭州。必出城訪其處。歸不向人言。段不能步。我舁往。獨我與吳轎夫知之。循塚得木橋。過九十許人。短褐褌日中。問路焉。告聾。予心動。揖而徐言。先生真隱者。答曰。

我無印章。蓋隱者與印章聲相近。日晡矣。貓促之。悵然歸。明年冬。何布衣來談古刻。言吾有宋拓李斯郎邪石。吾得心疾。醫不救。城外一翁至。言能活之。兩劑而愈。曰。爲此拓本來也。入室徑攜去。他日見馬太常。述布衣言。太常俛而思。卬而掀髯曰。是矣是矣。吾甥鎖成嘗失步。入一人家。從竈後闞戶出。忽有院宇。滿地皆松化石。循讀書聲。徑入室。四壁古錦囊。囊中貯金石文字。案有謝朓集。借之不可。曰。寫一本贈汝。越月。往視其書。類虞世南。曰。蓄書生乎。曰。無之。指牆下鋤地者。是爲我書。出門遇梅一株。方作華。竊負松化石一盂歸。若兩人所遇。其皆是與。予不識鎖君。太常布衣皆不言其姓。吳轎夫言。是歸姓王也。西湖僧之徒取心經來。言是王老者寫。參互求之。姓王何疑焉。惜不得鋤地能書者姓。橋外大小兩樹倚依立。一杏。一烏桕。

書葉機

鄞人葉機者。可謂異材者也。嘉慶六年。舉行辛酉科鄉試。機以廩貢生治試具。凡竹籃泥爐油紙之屬悉備。忽得巡撫檄。曰。貢生某毋與試。機大詫。初蔡牽朱濆兩盜。爲海巨癰。所至劫掠戶口以百數。歲必再三至。海濱諸將怵息。俟其去。或揚帆施槍礮空中送之。寇反追。匿不以聞。故爲患且十年。巡撫者。儀徵阮公也。素聞機名。知沿海人信官不如信機。又知海寇畏鄉勇勝畏官兵。又知鄉勇非機不能將。八月寇定海。

將犯鄞機得機號於衆曰我一貧貢生吮墨執三寸管將試於有司售則試京師不售則歸耳今中丞遏聽檄我將鄉里與海寇戰毋乃哈乎雖然不可已願諸君助我衆曰吾請銀於文官不可或借礮於武官不可事亟矣何以助君葉君乃搤臂大呼且誓曰用官庫中一枚錢借官營中一稈火藥而成功者非男子也飛書募健足至行省假所知豪士萬金假縣中豪士萬金遂濡墨署一紙曰少年失鄉曲歡致凍餓者有拳力絶人者漁於海者父子兄弟有曾戕於寇者與無此數端而願從我者皆畫諾夜半賫紙者反城中村中畫諾者三千人天明簿旗幟若干火器若干糧若干機曰烏用衆以九舟出餘聽命是日也潮大至神風發於海上一槍之發抵巨礮一櫓之勢抵艅艎殺賊四百餘人九月又敗之於岸十月又逐之於海中明年正月又逐之於島漸半壁平出軍時檣中有紅心藍邊旂機之旂也自署曰代山其村名也朱濆艦中或爭軋詛祝必曰遇代山旂阮公聞於朝奉 旨以知縣用今為江南知縣為龔自珍道其事

書金伶

金伶德輝以字行逸其名矣吳人乾隆中吳中葉先生以善為聲老海內海內多新聲葉刊而律之納於吭大凡江左歌者有二一曰清曲一曰劇曲清曲為雅讌劇為

狎游。至嚴不相犯葉之藝能知雅樂俗樂之關鍵。分別銖忽而通於本。自稱宋後一人而已。葉之死。吾友洞庭鈕非石傳其秘。為第一弟子。德輝故劇部某部最無名。頗解書。以書質鈕。而不以歌。一夕歌。鈕折而律之。納於吭則大不服。鈕曰。毋曰吾不知劇。若吾所知。殆非汝所知也。即欲論劇。則歌某齣。當中腰支某尺寸。手容當中某寸。足容當中某步。金始駭。就求其術。鈕曰。若不為劇寒餓。必我從三年藝成矣。曰諾。江左言歌自葉先生之死。必曰鈕生。而德輝以伶工厠其閒。奮志孤進。不三年。名幾與鈕亢。乾隆甲辰。 上六旬。江南尚衣鹺使爭聘名班。班之某色人藝絕矣。而某色人頗絀。或某某色皆藝矣。而笛師鼓員琵琶員不具。或皆具而有彝無容。不合。 駕且至。頗窘。客薦金德輝。德輝上策曰。小人請以重金號召各部。而總進退其所短長。合蘇杭揚三郡數百部。必得一部矣。鹺使喜。以屬金。金部署定。其目錄琵琶員曰蘇州某。笛師曰崑山某。鼓員曰江都某。各色曰杭州某。曰江都某。而德輝自署則曰正旦色。吳縣某。隊既成。比樂作。 天顏大喜。內府傳 溫旨。燈火中下珍饈醴玉器宮費不絕。又有 旨詢班名。鹺使奏江南本無此班。此集腋成裘也。 駕既行。部不復析。而寵其名曰集成班。後更曰集秀班。德輝既以倆 旨重江左。遂傲睨不業。鈕生屏人戒之曰。汝名成矣。藝未也。當授汝哀秘之聲。明日來。授以某曲。每度一

字德輝以為神。曲終滿座燭盡滅。德輝竊譜其聲而不能肖。其年秋大商延客召集秀。乾隆時貴僚賢公子喜結歡名布衣當佳晨治夕。筵簫四座。被服靚爛姚治跌逿時。則必有一人敝衣冠。面目不可意。而清臒入圖畫者。視之如古銅古玉淡淡然。權奇襍廁於其間以為常。其人未必天下奇士也。要之能上識貴人長者大官走聲譽下能覘名僧羽士名倡怪優劍俠奇巧善工之倫。以故非非石不能致德輝。而德輝試技之日。主人以德輝所自薦也。非石為上座。既就夕。主客譁。惟恐金之不先奏聲既引吭。則觸感其往夕所得於鈕者。試之忽肖。脫吭而哀。坐客茫然不省。始猶俗者省。雅者喜。稍稍引去。俄而德輝如醉如癡。如倦如倚。如眩瞀。聲細而諧。如天空之晴絲。縷綿修斷。一字作數十折。愈孤引不自已。忽放吭作雲際老鶴叫聲。曲遂破。而座客散已盡矣。明日鈕視之而病。鈕悔曰。技之上者。不可習也。吾誤子。子幸韜之而習其中。德輝亦悔。徐扶起。燒其譜。故其譜竟不傳。而德輝獲以富。且美譽終。德輝卒時年約八十餘。無子。有弟子曰雙鸞。非高弟也。能約畧傳其聲。貧甚。走東南至託予。嘉慶己卯冬。非石在於座上。予謂之曰。雙鸞早出世十年。走公卿矣。鸞自矜曰。非石今傫然在酒閒。謂予道蘇揚比類事甚夥。金德輝事自甲辰起。大約訖癸丑甲寅閒。噫江東才墨之藪。樓池船檝之觀。燈酒之娛。春晨秋夕之游。美人公子。憐才好色。姚治

跌宕之樂。當我生之初。頗有存焉者矣。

松江兩京官

御史某與侍郎某相愔也。御史公得大學士和珅陰事。欲劾之。謀於侍郎。侍郎曰。大善。比日 上不懌。事不成。徒沽直名。誠恤國體者。遲十日可乎。御史諾。緩急恃子而行。 上幸木蘭熱河。留京王大臣晨入直。有急報自 行在至。發之。和珅答侍郎書。大略云。和珅頓首謝。種種有處置矣。月餘報至。亦和珅與侍郎書。辭甚嘩。謂君紿我。侍郎惄急詣御史曰。可矣。御史方飲酒。劾竟上。是月以獘典罷官。亦無禍。浙後進曰。御史頗放人也。安慮天下有弃己者哉。欲明不欺。成其獄。雖易地以計。烏可已。烏可已。顧召忼直之意。偵主喜慍。乃一發聲。留隙俟處置以敗。信道可不篤耶。設少年悍者擊之。中矣。

王仲瞿墓表銘

乾隆末。左都御史某公與大學士和珅有連。然非闇於機者。窺和珅且敗。不能決。然舍去。不得已乃托於駭愼。川楚匪起。疏軍事則薦其門生王曇。能作掌中雷。落萬夫膽。自珅之誅也。新政肅然。比珅者皆詔獄緣坐。某公既先以言事駭。避官。保躬林泉。而王君從此不齒於士列。掌中雷者。神資君說洞神下乘法。所謂役令之事。即以道

家書論亦其支流之不足詰者王君少從大剌麻章佳湖圖克圖者游習其游戲法時時演之不意卒以此敗君既以此獲不白名中朝士大夫頗致毒君禮部試同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薦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中式大挑雖二等不獲上君亦自間已矣乃益放縱每會談大聲叫呼如百十鬼神奇禽怪獸挾風雨水火雷電而下上座客逡巡引去其一二留者偽隱几君猶手足舞不止以故大江之南大河之北南至閩粵北至山海關熱河販夫騶卒皆知王舉人言王舉人或盛相譽如譚龍蛇說虎豹矮道人者居京師之李鐵拐斜街或曰年三百有餘歲矣色如孩臂能掉千鈞王君走訪之道人無言君不敢坐跽良久再請道人乃言曰京師有奇士非汝所謂奇也夜有光如六等星青霞繞之青霞之下當為奇士廬盍求之王君知非真笑曰如師言哉己巳春見龔自珍於門樓胡同西首寓齋是日也大風漠漠多塵沙時自珍年十有八矣君忽歎息起自語曰師乎師乎殆以我託若人乎遂與自珍訂忘年交初君以稚年往來諸老輩間狂名猶未起老輩皆禮之至是老者盡死同列者盡絕君無憀甚故頻頻與少年往來微道人亦得君也越八年走訪龔自珍東海上留海上一月明年遂死則為丁丑歲自珍於是助其葬又為之撮其大要而志其墓曰君姓王氏名曇又名良士字仲瞿浙之秀水人乾隆五十九年舉人也其

為人也中身。沈沈芳逸。悽愳惻悱。其爲文也。一往三復。情繁而聲長。其爲學也。溺於史。人所不經意。纍纍心口間。其爲文也。𡺸𡼖史。其爲人也。幽如閒。如寒夜屏人語。絮絮如老嫗。匪但平易近人而已。其一切奇怪不可迴之狀。皆貧病怨恨不得已。詐而遁焉者也。卒年五十有八。有集如干卷。祖某。父某。娶金。能畫與詩。先卒。子一。善才。墓在蘇州虎邱山南。銘曰。

生㦤者天也。宥㦤者帝也。仇㦤者海內士。識㦤者四百歲之道人。十八齡之童子。㦤來㦤來。魂芳魄香。思幽名長。山青而土黃。瘞汝於是。噫。

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卿大夫能以學述閒帝者。下究乎羣士。俾知今古之故。其澤五世十世。學足以開天下。自韜汚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緩亟輕重。以求其實之陰濟於天下。其澤將不惟十世。以學術自任開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若乃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以求濟天下。其人之難。或百年而一有。或千載而不一有。亦或百年數數有。雖有矣。史氏不能推其迹。門生學徒愳子姓不能宣其道。若是謂之史之大隱。有史之大隱。於是奮起不爲史而能立言者。表其灼然之意。銁日於虞淵。而懸之九天之上。俾不得終隱焉而已矣。大儒莊君。諱存與。江南武進人也。幼誦六經。尤長於書。奉封公

敎傳山右閻氏之緒學。求二帝三王之微言大指。閔秦火之斷伊。悼孔澤之不完具。悲漢學官之寡立多廢。懲晉代之作僭與僞。恥唐儒之不學見紿。大笑悼唐以還學者之不審是非。雜金玉瓦革於一行。而不知賤貴。其罪至於褻帝王。誣周孔。而莫之或覺。蓋公自少入塾。而昭昭著別擇矣。既壯。成進士。閻氏所廓清。已信於海內。江左束髮子弟。皆知助閻氏。言官學臣則議上言於朝。重寫二十八篇於學宮。頒賜天下。考官命題。學僮諷書。僞書毋得與將上矣。公以翰林學士直　上書房。為師傅。閻之忽然起。迫然思。鬱然歎。慨然而寤。謀方是時。　國家累葉富厚。　主上神武。大臣皆自審愚賤。才智不及　主上萬一。公自顧以儒臣遭世極盛。文名滿天下。終不能有所補益時務。以負麻隆之期。自語曰。辨古籍真僞。為術淺且近者也。且天下學僮盡明之矣。魁碩當弗復言。古籍墜湮什之八。頗藉僞書存者什之二。帝胄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賴幼習五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昔者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之誡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已若之誡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啟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誡亡矣。冏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真言。言尤痛癢關後世。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公乃討出委曲。思自晦其學。欲以借援古今之事勢。退直

上書房。日著書曰尚書既見如干卷。數數僞禹謨虺誥伊訓。而晉代劉拾百一之罪。功罪且互見。公是書頗為承學者詬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公中乾隆乙丑科進士。以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屢遷至禮部右侍郎。 誥授資政大夫。周時有仕為漆園吏。著書內外篇者。其祖也。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妣氏某。皆 封如公官。妣 封夫人。子□人。某某。述祖以文學學最有聲。孫□人。某某。綬甲最有聲。公以乾隆幾年。卒於官。年□十有□。以嘉慶幾年葬某山某原。公它所著。尚有周官記六卷。公性廉鯁。典試浙江。浙巡撫餽以金不受。遺以二品冠受之。及塗。從者以告曰。冠頂真珊瑚也。直千金。公驚。馳使千餘里而返之。為講官日。 上御文華殿。同官者將事。 上起講儀畢矣。公忽奏講章有舛誤。臣意不謂爾也。因進。琅琅盡其指。同官皆大驚。 上竟為少留。領之。是二事者。於公為細節。謹附書。銘曰。

大儒莊君既亡與。嘉慶二十有三年。綬甲始為書測君志以告綬甲友。其友蹈其詞胥銘。乃克銘君於武進之阡。

國朝文匯丙集目錄

卷八

陳起詩 字書心湖南郴州人道光九年進士歷官至御史

平猺議　一

廣詩選序　四

復賀耦耕先生書　四

覆楊侯書　五

馬福安 字未詳廣東順德縣人道光九年進士有止齋文鈔

崇儉論　七

服問　七

羅繞典 字蘭陔號蘇溪湖南安化人道光九年進士歷官至雲貴總督有文集

衛鎬廬山右人物詩序　九

周易史證序　九

竇垿 字蘭泉雲南羅平州人道光九年進士官監察御史貴州知府有銖寸錄

銖寸錄 節錄　十一

易棠 字念園湖南善化人道光九年進士歷官至陝甘總督有賜芬書屋詩文集

錄方望溪先生示兄子書序　十二

朱綬 字仲環一字仲潔號酉生江蘇元和人道光十一年舉人有知止堂文集

吳中風俗利病說　十三

澄懷堂遺詩序　十四

會稽香爐峯紀遊　十五

攝山紀遊　十五

戈孝子遺墨記　十六

書孫孝子事　十七

書沈孝子事　十八

刑部主事周君墓誌銘　十八

湯成烈 字果卿江蘇武進縣人直隸清苑籍道光十一年舉人官浙江玉環廳同知有古藤書屋文甲乙集

倫紀篇　二十

名節篇　二十一

莫友芝 字子偲號郘亭貴州獨山州人道光十一年舉人候用知縣有郘亭遺文

王節母贊　二十二
張聲玠字奉茲又字玉夫湖南湘潭人世浣隸道光十一年舉人官直隸元氏知縣有蘅芷莊詩文集
四十自序　二十三

平猺議

陳起詩

平猺之法。搜捕之功多。戰陣之用少。而搜捕之兵。壯兵不如南兵。客兵不如主兵。官兵不如鄉兵。請詳論之。五嶺綿亙數省。自廣西廣東湖南以至江西福建。嶺嶠所在多猺人耕種。去住荒忽。名過山猺。而廣西廣東湖南三省交界處。有平坡千里。萬山環抱。南通連州。北負永州。西枕平樂。東隔韶連。為猺人祖宗以來巢穴聚集之處。名八排猺。大道自連州三江口入為咽喉。永州九嶷山為背脊。廣西桂嶺為首。湖南騎田江西大庾贛嶺為尾。永州猺匪係過山猺。有生猺熟猺二種。熟猺與近山漢人雜居。風氣畧同。生猺言語不通。嗜欲亦異。熟猺殷富。生猺瘠貧。生猺常聽熟猺指使。是二是一。如鬼如蜮。所以嘯聚動成千百。猖獗遂連三省者。地勢聯絡然也。苗猺蠻獠。性俱戀家。易驚多疑。不耐持久。貪利苟得。不能遠謀。嘉慶初。湖南苗反。輾轉七八年始定。而未出辰州一步。可知苗猺無足慮。以性俱戀家故耳。然山深箐密。聚散無常。非有平原曠野。可以布陣安營。而決機於十里數十里也。林箐谷伏。詭譎易生。非有高城深池。可以十圍五攻。而取勝於一戰再戰也。東竄西突。楚粵并起。非有通衢要道。可以整軍聚糧。而搗堅於一路也。無百人數十人可容之巢穴。而鼠穴鳥巢。勦之

不勝其勦。無數百人千人之攻伏。而雖攻覓伏。防之不勝其防。其地彷彿金川。亦尺
寸皆山之地。其事不異苗疆。惟雕勦之法最宜。故曰搜捕之功多。戰陣之用少。雖然
言搜捕者必主調兵。吾謂兵不必調而必練。兵不貴聚而貴分。兵不在官而在民。則
北兵不如南兵。客兵不如主兵。官兵不如鄉兵之說也。北兵長於弓馬。馳逐平地。性
氣剛果。臨陣齊一。然不能耐飢寒。難於持久。不習潮溼炎熱欝悶。必多疾病。不能輕
捷跳躍。攀援鑽窺。易致踼躡。又不識猺人言語。猺人性情。則勦殺追逐。進止遲速。起
伏探望。呼吸之頃。易失機宜。不習山林高深。迂徑紆直之實。則欲迎頭反成尾追。欲
兜殺反多透漏。故曰北兵不如南兵。四川貴州兵。素稱勁旅。既耐勞苦。又習險阻。湖
南兩廣。遣調較易。將來大營。非此五省之兵不可。然而楚粵之兵。素欠訓練。必多渙
散。小利爭進。小失競奔。又專恃大營。則防此失彼。勦一逃三。欲戰則餌之來而不即
來。欲守則多所防而不暇防。曠日持久。師老餉糜。苗疆之役。所以不收功於福貝子
而得致於傅鼐。故曰客兵不如主兵。官兵不如鄉兵。且夫團練鄉兵。以勦猺匪。有十
宜焉。山谷高深。遲速遠近。形勢險易。人人易知。則彼之所乘與所必獲。我知趨避。我
所可及與不易及。又知緩急。識地利一也。久雨烈日。寒熱溫溼。春疫秋瘧。習而不苦。
飢飽勞逸。不生諸病。順天時二也。彼之言語十知九。彼之性情十知八。為攻為守。為

伏為逃。為降為詐。十知六七。臨陣之際。人人有應變之機。得賊情三也。人自為戰鬬。家自為捍禦。號呼聲刺之聲同。不誤於風雨。父母室家之念重。敢棄而散亡。兵心固四也。近猺十數州縣。村莊累萬。既苦裹脇。又震兵差。守則固無可恃。逃則必有所歸。團練鄉勇。則併小村為大村。移低堡就高堡。寨長漸多。糧薪漸聚。民志定五也。會匪居民十之五。鹽販居民十之二。礦丁廠徒居民十之三。盜賊逃人居民十之一。約此數種。不少梟雄。此有所收。不竄入彼。削賊黨六也。邊地民大畏官最甚。文武皆可統御。易於節制。臨陣扞救官長。必不致分彼此。一操縱七也。官兵飲食衣裝。不比鄉民耐苦。查官兵日給銀二錢五分。貼補糜費。似尚不止此數。若匪逆起滅無常。則大軍駐撤兩礙。團練鄉勇。則可以久駐。易於供給。即猺事平靜。亦可倚為善後之圖。簡供億八也。此有鄉團。則邊野無所掠。而彼米鹽布絮銅鐵之來路窮。漢奸無所通。而我聲擊掩伏虛實之機密。堅壁壘九也。臨武藍山江華永明道州全州灌陽恭城富川連山連州陽山乳源十數州縣。皆有鄉團。則彼勢剖而難聚。防多而難備。力散而難久。心分而易疑。變化由我。勝算先人。勢剖而難聚。則大兵所入。賊不能併力以禦。防多而難備。則聲東擊西。誘此伏彼。賊必自救不遑。力散而難久。則各為其巢穴。各遞其生命。而勸撫可兼施。心分而易疑。則賊黨必有互相推諉。互相殘忌。渠首逆可不

日撿獻。制死命。十也。具此十善。而談猺事者不出此。其難亦有四。謂曠日持久。無速效也。謂糾保練約。必騷擾也。謂鄉兵非盡善類。易藏奸細。不識步武。難約束也。謂寨堡團場。旗幟器械。所費不貲。地方官吏。借練勇之名。以為開銷。或借以索民間幫補。仍無實際。蠹經費也。是四者誠然。然而天下事有見為緩而急莫甚。見為擾而安莫甚。見為難而易莫甚。見為費而節莫甚。請破其難而仍申吾說。自兵興以至今日。已二月矣。調貴州兵。湖北綠營兵。駐防兵。久需時日。由今以後。所謂速效又可必耶。使自今日始。三省督撫通飭沿邊州縣近猺山者。團練村堡。約每縣五六處。以為守望。招集鄉勇。約每縣六七百人。要縣至千人為止。以備勦殺。奉行得人。一時並舉。不出三四月。可以成事。團練既久。分道並進。不出一月。必能勦滅。命將出師。可必之於四五月之內乎。是所謂無速效者。蓋見為緩而速莫甚者也。邊地州縣所轄之鄉民。其騷擾有甚於客兵者乎。州縣自練之兵。其騷擾有甚於滿漢兵者乎。外來之兵。一則騷擾官府。二則騷擾市集。三則騷擾田產。即節制得人。而風聲所到。亦足騷擾人心。賊來之民心已震。兵來之民膽又寒。當事類能知之。未必能言之耳。其實客兵騷擾之敝。更足以搖動邊境之人心。而使之勾通猺賊。不可不防。不可不畏也。果得有膽智得民心之州縣。勸諭鄉民。使日為團結。招倈壯丁。使聽吾指使。所團者皆比閭族

黨之家。所綠者皆交友認識之輩。州縣既可藉大兵駐紮之威。以馴鄉勇。大兵又可藉鄉勇搜捕之力。以壯軍聲。兩相為用。既不擾官。又不擾民。又不擾兵。若龔遂之治渤海。張綱之定廣陵。虞詡之平朝歌。只在良有司十餘人耳。是所謂恐驚擾者。蓋見為擾而安莫甚者也。奸細之伏藏於鄉兵可畏已。奸細之伏藏於大兵所臨之地。尤可畏也。然伏藏於大營之左右。而客兵不能識認之。伏藏於鄉兵之左右。而鄉兵無不識認之。見生面而必詰。聞音異而起疑。外來奸細。固不患入吾團練。第鄉民非盡善類。朝集暮逃。稍縱滋驕。刻繩易變。其可慮亦與兵同。要在良有司慎簡而收之。善撫而教之耳。教之善。則莠民可轉其力為奮不顧身之士。教不善。則官兵可恃其衆而有咆哮挾制之時。得失之數。亦略相等。況約束以官。又須各鄉紳耆董之。各鄉設實明白者分理之。游手以有所事而日勤。梟雄以有所希而亦奮。賊匪奸細。有為我近邊鄉人所知識者。併多方招之為我用。多方疑之使之不敢自用其奸細。如李愬之平淮蔡是也。所謂難約束者。亦見謂難而易莫甚者也。今日經費之艱難。人人知之。人人能言之矣。大營所在。供應不少。吾謂撤荊州駐防千兵。即省千兵之費。半撤湖北督標湖南撫標廣西撫標兵。約不下二千人。以見在余提軍領貴州兵駐廣東廣西界。羅提軍領湖北湖南兵駐湖南界。進戰之事。全以任之。不使文官掣其肘。湖

督駐永州。廣督駐連州。廣西撫駐平樂。督飭十餘州縣團練鄉兵。不使武將梗其論。三四月內。各縣即可分道併攻。大軍亦於兩省分進。吾知不待戰而降者降。逃者逃。捡者捡。伏者伏矣。以五六月而告功。費之省也幾何。即以撤兵之費。為各州縣倡首賞勞之費。亦已省經費多多矣。至於各州縣經費之出。其說有四。一則勸諭富民。輸粟出財。修堡建圍。二則勸諭平民。自出財穀。相為移併。以保身家。三則通粵鹽之禁。於寶慶攸鄰郴衡一帶。官收稅以濟軍需。考照宋李忠定明王陽明辦湖南兵事舊法。勿以安常處順之見泥之。兵靖復舊。四則款絲叛產。即與近邊民田錯雜。各縣皆有。仍須鄉老勘報。清理入官。糧收堡寨。以為屯積。又各州縣常平社倉義倉育嬰橋亭等項。公田公費。縣紳鄉老自為經理。亦復不少。兵興動用。兵靖償還。無傷於官。無害於民。乙丙征苗之役。調兩廣兵。衡永郴桂四府。民間助給過兵口糧。甚為踴躍。況地近切膚。豈憂慳吝。則此四條。經費已足。而於國家經費。固省之又省也。是所謂變經費者。又見為費而省莫甚焉者也。夫團練鄉勇之說。古人言之詳矣。即平定教匪。平定紅苗。亦已著有成效。而今日不能早決此策者。事狃於所習。而疑倡始為甚難。人憚於更改。而慮勞怨之難任。大抵然也。溯查教匪紅苗兩舉。初皆調兵征勦。西滅東起。此竄彼伏。積年累歲。然後歸於堅壁清野之策。以致底平。夫明者先見於未然。

勇者定計於必行。前之策不效而後變計。則所失已多。是宜力求循良。稍破資格官兵與紳士并資。采訪與稽查互用。以人薦人。以邊治邊。其究也并可以猺攻猺。且夫今日南方之民。即猺匪平靜。豈遂不思所以善後哉。互廣西廣東湖南江西福建數省邊境叢山長林。苗猺獞蠻所居外。礦丁礮徒木客鹽販盜賊所匿罪人所逃。硝磺銅鐵之產不乏。鳥道羊腸。攀藤沿壁。百里咫尺。呼嘯驚疑。民無所恃。則動易靜難。官無所恃。則賞窮罰竭。催科提解捕捉之案棘夫手。養育教誡判斷之事梗其行。此何如之策哉。故曰團練鄉勇。即猺事平靜。亦可倚為善後之圖焉乎。又豈徒平猺之策已哉。

唐詩選序

唐人七律。中晚傳者故多。鈔亦較多於初盛。情韻或不甚厚。語意亦或率略。要其鬱勃於中。激昂於外。有合於古詩人之意。則前後一也。工部以降。痛干戈之搶攘。憂君國之從違。撫時切事。根柢變風。當時業無忌諱。今亦靡得略焉。談格律者。輒謂聲近憂促。語無含茹。不知生自婦人。投畀豺虎。憂深言直。固亦其宜。但使意罔戾乎古人。不拘拘尋摘章句論也。若夫歎老嗟卑。希恩望寵。識者或陋。養有未淳。然情之所至。意乃獨深。不致汙於俗流。未甚傷於大體。北門諸詩。聖人不廢。至如游覽之作。雕刻

之工。句不純於篇。言不衷於情。求之三百。已無其例。名章割愛。庶諒微忱。竊以風什之興。言必有物。苟無本事。何啻虛車。所以末流氾濫。笨伯貴豎。亦擬拈壚。叩之其中。情乖風雅。雖復託言忠孝。而矯情偽態。覩旨可知。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終不能以仿易此也。其他香奩綺靡。體亦原於古初。自揆寡德。陷溺多年。夙戒未忘。前車可鑒。恐啟輕薄。未敢揚湯。此則似失古意。未昧聖心。別裁之見。頗區區云。

復賀耦耕先生書

耦耕先生閣下。辛階處奉到手書。深感大君子誘掖後進之意。又悔不能親執業以證趨向定異同。先生出京。已十餘年矣。今所見有欲請於左右。未審前在京時。與今同不。近來世運。正是盛時。人心之敝。頗似晚景。一則顧體急迫。二則知體細碎。三則識體遺忘。惟其急迫。是以苟且。惟其細碎。是以泥滯。惟其遺忘。是以決裂。觀人觀我有見之物。鬼趣皆同。惟垂濟拔急迫之相。不特利害。有所趨避。尋常日用。利害無關念所取處。亦復如是。讀書窮理。亦復如是。趨避日甚。境勢所迫。尋常習念。心趨熱徑讀書窮理。以為勇往。其實淩亂。以為警動。其實忙迫。火急豆然。鍋熱蟻奔。未足為喻理欲事異。厥體均失。心如大運。天地道浸。健則不息。密則無間。今乃反是。疏而不密躁而不浸。風刀喘絲。如將斷絕。非外灼燃。乃心本體。有如歲差。初差不覺。改節易氣

久乃覺之。今差數大。當改易時。前或不然。今乃如是。敢以請教。細碎之相。不特功業。道德文章。以至事物。以至語默。工巧之處。是為細碎。挑剔摘抉。指點搜括。開拓翻變。亦是細碎。稽古景賢。亦復如是。忠孝天性。觸不自禁。察微發處。亦復如是。是則非特用處細碎。體之端倪。蓋可知已。謂用處差。猶可解曰。彼自見小。不先立大。何乃天性弗能已時。不自知時。亦復如是。讀書尚友。整處不理。乃理零碎。大處不見。乃見支節。完處不治。乃治破碎。心與道體。無中邊際。亦小莫破。弗以小墮。如瀑布水。一落千丈。渾渾淪淪。徹上徹下。望若不動。非可湊泊。豈有殊沫。得迎面觀。今乃反是。跳而不溼。分而不徹。段而可湊。柔而可泊。以為細密。其實瑣委。以為周到。其實矛盾。留心檢點。愈檢愈亂。故用意推求。方求已非。失在細故。如畫鱗爪。沒頭沒腦。石火電光。光火到處。隨即斷滅。是漸絕相。是枯萎相。非外支解。乃心本體。有羅計蝕。全景闇虛。危光四閃。今當蝕盡。未復元時。其有知者。見大黑影。其無知者。見罅隙光。十年前人。如是否邪。敢以請教。遺忘之相。不特記性。言人人差。乃至此言。與彼言剌。此念之動。與彼念乖。一事之善。不稱平生。一事或惡。亦出意外。一見之的。不貫全脈。一見有差。如面反背。心主身世。萬物同體。但凡一念。即數十年中之一念。凡有一見。即數十年中之一見。自生迄死。并無二人。亦無二心。自然貫注。自然照應。昭昭之多。即日月光。手持足

行。左右為用。舌味咽喉。彼此相成。不相賜也。不相捨也。不相待也。今乃反是。今年明年。今日昨日。倏忽天淵。乃至瞬頃。但凡一念。隨起隨無。起已前殊。無則忘起。起與起忤。無與無忘。起無二機。彼此斷絕。如小兒戲。抓彼弄此。墮此顧彼。忽號而笑。笑時無號。如垂老病。前後昏闇。後不接前。以手代舌。并手不運。血肉猶是。死期赴徵。無惑乎外是父母。詈先毀舜。自亦罵自。咋舌戕口。有可笑也。有可悲歎。數十年前。豈亦然邪。敢以請教。謂心本體如是。縱浪大化。自然聽之。即此本體。即是工夫。無所揀擇。豈有今昔。敢以請教。謂心體差。執口之持。如海落游。牢把驅繩。但用工夫。勿驚本體。旋天轉地。握樞運機。敢以請教。謂二皆失。謬殊體用。本無本體。亦無工夫。口頭瀾翻。二三一律。敢以請教。道遠溽暑。珍重道體。伏惟不宣。

覆楊侯書

誠邨先生閣下。拜手書。讀大集平平錄。通天地人之道。敢明目張膽言之。與宋元來談道諸子。藏頭露尾氣象大小懸絕。祇此氣象。便是道之所以為道。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且夫石丈銖寸。計較而出。差謬寡失。有所取舍而為之。仍是銖銖稱寸寸度之見。知道者不然。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極天下之至變而不可亂也。故曰孟子於問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象山先生

云。吾所知之理。罄南山之竹不能書。旨哉言乎。道本非罄南山之竹所能書。非象山先生所知之大且多也。知其不以大小多少殊。則知近之矣。此知不在學問。不在心思。自有生以來。能知則知。不知則不知。讀盡古人書。嘔盡心頭血。求一隙之知不可得。故曰難也。揣量摩擬之工。口耳思慮之所。一指可以障泰山。而鼠鬬於隙中。烏能辨其是非。韓文公云。非天小也。詩謂此四字驚心動魄。起膏肓發痼疾之藥石。讀平平者當理會此氣象。若理會某章某句。學我者拙。似我者死。混沌鑿竅。韓盧逐塊。可以一笑。詩所見如此。大君子許贊一詞否。

崇儉論

馬福安

昔聖人建天地之中而為之禮。所以軌範人倫。整齊殊俗。使人得以束身寡過。而無恃夫五常之性者也。自魏晉之世。老莊盛行。以放曠為高致。以禮法為俗人。一時風流相尚。賢者不免。阮籍居喪飲酒食肉。謝安石期功不廢絲竹。幼輿任達折齒。畢卓甕間醉臥。當時以為名士而艷稱之。以致禮壞樂崩。中原傾覆。故王衍將死歎曰。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桓溫北伐至洛陽。登平乘樓歎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西都時。王愷石崇尤為豪侈。能守禮崇讓。克全貞素。惟劉寔兄弟而已。或問江左人士於顧含。含推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然伯仁以酒失貽譏。猶染中朝餘習。惟望之持論侃侃。當官幹實。欲軌正當世。不肯苟同時好。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達。望之以為背禮傷教。欲奏推之。斯真篤禮守法。王臣蹇蹇者矣。夫天下非氓庶犯法罹罪之足憂。而士大夫棄禮蔑義。罔識廉恥之可畏。誠以士大夫者。教化之紀綱。風俗之原本。而人心以為轉移者也。故朝廷崇禮。百僚奉法。士大夫以名教相尚。節行相高。而風俗人心。未有不歸於端厚者也。朝廷棄禮。百僚壞法。士大夫以浮虛相矜。放縱相師。而風俗人心。未有不歸於邪薄者也。然則天下之要道可知已。欲民知

義。莫如尚廉隅。欲民知禮。莫如救矩矱。欲民貴信。必不可以巧詐欺之。欲民興仁。必不敢以刻薄行之。立身以清白奉公為賢。當官以勤事盡職為恪。立朝以忠厚正直為敬。行事以秉禮尚義為宗。一時士大夫流風篤學。凡為驕逸淫縱。自放於禮法之事。皆兢兢焉防其萌。杜其漸。是以君子盡禮。小人勤力。廉恥篤於鄉閭。禮義興於家術。而無奇衺不軌之民。以汙我大化者。由上之人不以防檢為迂。而力崇之之效也。嘗觀東漢風俗之美。其時郭有道陳仲弓王彥方管幼安之徒。皆以匹夫為善於家。而鄉里化之。爭訟者望閭而返。盜竊者咸畏其知。況示以上之風旨。而士大夫又皆身為表率。吾見禮教之興。不必俟讀法懸書。而後決於民心也。是在有風俗人心之責者加之意而已。

服問

浙人有生數月失父母。為他姓子。長為縣學生。乃復姓。然其居猶所撫育之家也。迎養父母終事焉。已而所撫育之氏。毋沒無子。人曰。當為之服。服宜何服。余曰。儀禮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又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若是則繼父之道。同居則服齊衰期。浙人出懷數月。受養他姓為之子。後雖復姓。猶居所養家。迎養父母

終事。非繼父同居之義乎。宜以恩服齊衰期。或曰。慈母如母。浙人所撫育之母。亦養母類與。曰不然。浙人父母存。迎養終事。則非如妾子之無母。既已復姓迎養。將致三年於所生。何得復貳三年於所養。然則浙人不知其父母存沒。或已沒。可以為所撫養三年乎。曰。使浙人不自知其姓。或未復姓。則專為所養子。安得不報以父母服。如已知其姓而復姓。則吾自有父母。即無問存沒。均不得致三年於所養也。然則服期。而心喪三年可乎。案齊衰杖期章。父在為母。傳疏曰。子於母屈而期。心喪猶三年。以母喪本三年。厭於父而情不得伸也。今為所撫養服期。情已伸矣。不心喪可也。然則祭之乎。曰築宮而世祭之。報其德也。且不忍所養之無主後也。然浙人生僅數月。即受撫養。復為迎養父母於其家。恩義甚重。服已盡而情無窮。則為之心喪。亦賢者之所宜自盡也。

衛笏廬山右人物詩序

羅統典

唐書稱杜少陵為詩史。此以詩為史者也。晉袁宏宋周曇之詠史。則以史為詩。尚論古人。即以自攄懷抱者也。夫史必才學識三擅其長。而詩人之詩。每多流連光景。難言直筆。乃欲定古人軒輊於一二韻語中。不其難哉。唐劉知幾作史通。凡史臣之論贊品藻。輒詆為失當。況據史以為詩。即借詩以正史。其評騭古人。又與自攄懷抱者不同。未許操觚率爾也。余於笏廬同年山右人物詩。特心折焉。夫晉乘散亡久矣。虞夏之歌詠。唐魏之風詩。有佚其詞莫詳其旨者矣。登高而望表裏山河之勝。其地二千餘里。閱世數千百年。古人遺跡。約畧難稽。又未易詳其里居姓字矣。笏廬對三晉之雲山。考千秋之文獻。凡聖帝賢王。忠臣孝子。名臣鉅儒。皆臚舉焉而繫以詩。抑所謂探揣古意廣足新言者歟。雖以詠史名編。而以是為山右人物表。即謂繼武詩史可也。余與笏廬交二年。其人有真性情。其議論有真是非。不可假借。於是編尤服膺不置云。

周易史證序

易之興。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辭多危。其要无咎。如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箕子文王之明夷。經也而史緯之。而包犧神農黃帝堯舜之制作。又

特詳於繫傳。蓋推天道。明人事。至精至深。至繁至賾。於道無所不賅。而六十四卦之大象。三百八十四爻之吉凶悔吝。則隱括數千百年得失善敗。以垂為炯戒。即以作史觀可也。自漢及宋。讀易者主象主數主理。派分為三。漢學中惟鄭康成間引古事以證爻象。迄宋李光作讀易詳說。卦爻之辭。悉就君臣立言。證以史事。惟時光以論和議被謫嶺南。故以當世之治亂。一身之進退。三致意焉。觀其所上疏云。淮甸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為限制。未聞專主避敵如今日者。然則其退而著書。非隱以綱維宇宙為己任。能深切著明若是哉。而或且以牽合病之。謬矣。其後與光同書例者。則惟楊文節公易傳。亦依程氏本旨。雜引史傳為證。文節於開禧間聞北伐起釁。憂憤以終。雖書之徵引不同。而其綱維宇宙之心。則一也。後世講易諸家。非雜入讖祥。則務窮造化。卒於治平之要。鮮所發明。其與佛氏傳心。道家丹訣。亦何以異。視李與楊之綜數人事。以求實用。其得失為奚若哉。今讀荷村先生所撰周易史證一書。於觀象玩辭之中。寓以古為鏡之意。大有裨於世道人心。使讀是編者隨時觀省。各存綱維宇宙之心。吾知其遠勝於高談元渺。無裨時事者。非可道里計矣。先生遭逢

聖世。歸老林泉。知扶世翼教。所遇與李楊異。然辭多危而其要无咎。古聖人當周之盛德。猶時深兢惕之思。則隱括數千百年得失善敗。以垂炯戒。此其意未可一日

廢也。先生是編。以之闡明經學也可。以之驅遣史才也可。即以之潤色我 國家億萬年隆平之鴻業也。亦無不可。讀竟。綴數言歸之。以志欽慕云。

銖寸錄節錄

竇垿

仰視日輪。而俯視他物者。或黃或紫。非其物之忽變而黃紫也。日光所奪。而目不得施其明也。閉目而養之。乃開目而更視。則物如其常矣。心光之外奪於物。與內奪於血氣也亦然。

覆盆之下不見日。日固照覆盆之上也。其蔽之者。即其所照也。片雲之下不見天。天固包片雲之外也。其翳之者。即其所包者也。人之所不見者。即其所自謂已見者也。事之所不可信者。即其所自謂可深信者也。吁。可畏哉。

國家惡言利之臣。非也。三代後無言利之臣。所言皆害也。桑孔之利。鹽鐵均輸而已。有害而何嘗利也。管商之利。魚鹽阡陌。則近於天地之自然矣。而未合義也。故亦有害焉。孟子五畝之宅一段。大學生財有大道一段。則利即義也。有利而無害。乃精於言利者也。竊嘗譬之。孔孟之利。如士之謀道得祿。農之力田有秋。自然之利也。管商之利。如工商之逐末。非出於自然矣。而尚不遠於自然焉。桑孔之利。如盜賊之劫掠。取快一時。而身陷刑戮。害孰大焉。懲盜賊之言利。而禁工商之逐末。過矣。懲盜賊之言利。而恥農之力田。士之謀道。豈不謬乎。故三代而後。言利者非也。惡言利者亦非也。無真能言利者也。何以聚人曰財。利豈可不言乎。

養癰者獲令名。決癰者受實禍。韓侂胄以戰亡宋。故邱瓊山且以秦檜為南宋功臣也。宋之癰養成於秦檜。而決潰於侂胄。養成者其本。決亦亡。不決亦亡。故檜之罪浮於侂胄也。然則癰可治乎。曰決之以時。則病可立愈。然必未決之先。使病者自強。然後一決而毒可盡去。既決之後。使病者自保。然後一決而患不復生。夫知使病者自強自保。非良醫不能也。病者知自強自保。非信醫專而修身有道者不能也。信醫專而修身有道之病者。既不多覯。天下之庸醫。每以養癰求令名。雖天下之良醫。亦不敢以決癰貫實禍。然則癰已成矣。將若之何。曰烈士決之以速亡。庸人養之以待亡。君子則必修不可亡之道。以聽亡不亡之天。所謂修不可亡之道。自強自保而已。所惡於養癰者。為其圖苟安。而長人泄泄沓沓之心。以底於必亡也。故必先存決癰之心。而慎施決癰之術。先存必決之心。則不敢泄泄沓沓以待禍。慎施決癰之術。則不至一潰無餘以戕生。未講用人行政。而先論禍福是非。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此瓊山之蔽也夫。

錄方望溪先生示兄子書序

易棠

余讀方望溪先生集。序記書銘。為體不一。無慮數十萬言。其大旨要以篤彝倫敦氣誼為本。未嘗不歎其立言之醇且壹。為儒者所罕覯也。及讀示兄子諸書。而後知先生之學。其所從來遠矣。蓋其世承家學。其治家也一以禮法為宗。禮法定而後子若孫及宗族之人。胥曉然於父子兄弟夫婦之誼。尊卑長幼內外疏戚之分。而秩然無敢干。藹然以相接。而悖禮傷化者鮮矣。末俗之偷也。鄉曲小民。罔知禮義。婦姑妯娌動相勃谿。父子兄弟。或析財異居。其視骨肉汎汎然如路人。甚者或相賊殺。即簪纓累世之族。其長幼之序。內外之別。非不纚有可觀。而行誼不修。所謂禮法者。徒以文貌相將。侈汰出於固然。驕淫由於習慣。其弊也與鄉曲小民等。無他實意不存。所謂禮法者非其法耳。今觀先生所述。自其上祖御史歸祭於桐。軼馬先從兄。祭畢兄呼而杖之。御史受之無難色。宗之人亦不以為異。卒盡歡而散。匪特御史之賢。即其從兄及宗之人。猶不可及也。蓋不敢以貴富驕於父兄宗族。宗法之行。非一日矣。至其論大功同財異宮。復祭產。則睦族之誼也。祭必齋。則追遠之誠也。喪必異居食。定復寢之制。則薄於欲而厚於哀也。兄弟祔葬。大功相為服期。則禮緣義起。厚之至也。凡此則末俗之所難。而先生一一力行之。且為書以戒其子弟。此其所以久而不渝。為

世式法也。其曰。家之乖常起於婦人。則尤齊家之要義也。故於婦功婦德及內外之辨。諄諄致意焉。夫先生之母。年已老矣。乃　皇上命醫視疾。猶以見醫為恥。則其內教之嚴。固非一日。凡先生之所以檢約諸婦者。在他人視之以為難。而先生固行之易易也。大學之教。修身而外。首重齊家。身不修而欲家之齊。不可得也。家不齊而欲身之修。亦不可得也。治家者。禮法定而修身以力行之。然後恩明誼美。敬宗收族。以保世而滋大。庶民由之。可保家而寡過。士大夫由之。可以型於鄉里。洽於編氓。身修家齊。而治國平天下之道。舉而措之裕如矣。余服膺先生之行誼。而喜是書之為有家法也。故錄之而序其大旨如此。

吳中風俗利病說

朱紱

天下之患。莫大於廉恥之不立。廉恥不立。則人喪心。人喪心則事理壞。事理壞。則禮樂之所不及化。而刑禁之所不能防。要其所以致此之由。則逐於末而不知本之當務也。勾吳故墟。井鬼分野。西距大江四百里。北去海百四十里。東南環太湖巨浸八百里。號稱水鄉。其山漫衍平敞。無岌嶪崚峙之觀。故民氣柔脆。易溺於耳目之所近。相文以僞。而相矜以華。所積非一朝夕也。里巷之大害。莫如游民。吳中戶口百萬。數其貧而失居者百之一。是已得一萬民游也。其非貧民而荒嬉自惰者十之一。是更得十萬民游也。城之內外。通衢隘巷。莫不有賣茶之坊。沽酒之店。梨園奏曲之場。百戲駢塡之所。土木雕飾。極其靡麗。日甫出而恒滿。夜已中而未散。此當非耰鋤襏襫之夫。貿遷工作之輩也。則事變安得不多。而物力又安得不耗也哉。其婦女相習以文繡。無視蠶絲之苦。而又好爲嬉遊。而不知敝。船簫之費。日惟數緡。家長不之閑。語笑喧雜。此又風俗之可傷者也。然則游民者。害俗之本也。去俗之害。莫如禁民之游。欲民之無游。莫如養民之廉恥。廉恥之道。不能家喻而戶說也。莫如導之以儉德。夫儉非惡名也。凡民之相率而不爲。習錮之也。今娶婦嫁女之家。彩幣凡幾端。釵飾凡幾事。木漆銅錫之器凡幾具。參氏之來。以財相尚。稱量錙銖。乃若互市。稍自菲薄。

必有責備父母之心。若被鞭撻。以是有老死不得娶妻。鬻女爲婢妾以自全者。孝子順孫之厚終其親。必爲之建道場。啟大醮。吹螺鳴角。其聲嗚嗚。諱曰爲榮。廣設僧飯。苟不然者。親黨嘲讓。而中人之家。或因破產。數年不葬。棺暴風露。又何監也。若夫市井儇薄不學之子。家人生事。日給不暇。而高軒大馬。鮮衣華幘。謬爲富豪。博塞呼盧。奔走聲色。以安分爲可羞。視錢財若糞土。一旦迫於收責。罕救寒餓。小偷爲奸。污賤爲役。孰非不儉之故階之厲哉。導民之儉。莫如治生。民之治生。莫如務本。士以舊德爲本。農以先疇爲本。商賈以平易不欺爲本。工藝以勤作爲本。婦人以女紅蠶績爲本。罷無名之樂。節無益之用。本業勞則日少暇。日少暇則放心斂。放心斂則游觀絕。游觀絕則夸詐衰。夸詐衰則事易樂。事易樂則吉凶時。吉凶時則人道備。而廉恥不爲之生。而俗害不爲之去。未之有也。治之者請從士始。今世風俗之變。始於倡優下賤。而成於士大夫。始於衣服冠履之細。而極於婚喪之大。誠得與一二明理者學之士。開陳其是非。而深權其可否。知布素不足以爲辱。簡樸不足以爲陋。假無作有。不足以爲榮。必以爲便己而從之。便己而從之。則士習正。士習正則奇衺遠。奇衺遠則等差辨。等差辨則觀感興。父戒其子。兄率其弟。初則訝之。中而安之。久乃化之。此必然之勢也。今城之東南。固有稍質於胥閭之間者。聞見之異。豈謂地勢然哉。且夫吳

之民易為變也。往者睢州湯公之治吳也。毀淫祀而民從之。桂林陳公之治吳也。設鄉約而民又頌之。蓋善為導者莫吳民若也。鄉閭之內。卹寡振獨之事。間有行者。非不知善之當為不善之當去也。貿貿焉無途之從。則隨俗遷轉。淪入不可知之域。為可哀耳。聞諸故老。乾隆初。士子得館穀銀一流。父母皆食肉。童子未成人。不衣帛。不列仕籍。冬無重裘。縉紳之輿蔽以帷。僕隸無絲縞之服。無與優伶相還往。其時斗米僅百錢。麥纔數十錢耳。太山之霤穿石。漸靡使然。善人為邦。因其勢而利導之。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土風清嘉。庶其無媿於古語也夫。

澄懷堂遺詩序

吾友陳君孟楷。歿之四年。汪夫人允莊。手定遺集。得詩十有四卷。版成。寓書予婦屬予為序。且曰。先夫子詩集向已刊有行本。為海內名流所稱許。而但采春華。未捃秋實。故敢以請。予受而讀之。蓋就舊本增益。次第其先後。洋洋大觀。孟楷於是乎傳矣。予與孟楷定交。在嘉慶甲戌。尊甫雲伯先生。方以名孝廉試令來吳。主持壇坫。一時承學之士。趨之若流。予賦質闇陋。性又疏嬾。固未嘗執贄居弟子列。而先生謬賞所作。恒獎掖之。以是習與孟楷游。方是時。王君井叔實受業先生門。而孟楷呼為畏友者也。井叔黧而瘠。舌短好大言。孟楷美容止。善議論。使筆如舌。滔滔不竆。二人交

相重。予亦啟之服之。不敢異也。孟楷尤有經世才。嘗謂西北之水利興。而后東南之河防治。為書數十萬言抵京。朝官聞者壯之。猶記己卯秋賦罷。孟楷詣予縣橋老屋。一鐙熒然。萬葉欲脫。時武陟聞有河患。陳說方略。扼腕時事。自以身居局外。慷慨歎息。並告予曰。年不我待。將不終為科目中人矣。予應之曰。科目何足為孟楷重。然孟楷自度果能措諸實用。不類世士紙上言。予他日請驗。願勉之也。明年孟楷入貲為府通判。從雲伯先生任江都。兩江節相山東孫公奇孟楷才。破成例。檄辦駱馬湖。功最。奏留江南委用。格部議不行。始以選人赴京。得雲南府通判。引疾不赴。治鹽筴漢陽。道光丙戌十二月。卒於漢陽。年甫三十有三也。在江都時。予訪之。江都雲伯先生。彈琴詠風。有古儒吏之治。孟楷晝接賓客。夕庀家事。當飯擲箸。當寢振衣。夜漏四五下。不得休息。予隱諷之。君有用才。慎自愛。孟楷喟然。告予豈得已哉。上有重親。旁無昆季。吾其敢自暇逸乎哉。嗚呼。孰知竟以勞勩而年命不克永也。蒯煎桂灼。可為流涕者矣。孟楷詩劇儁廉悍。闡揚忠義之作。尤所擅場。蓋以龍門之壯采合岳宋之幽思。近來詩家罕及此境。真所云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也。予年來學殖荒落。回念舊游。忽如夢寐。讀孟楷詩。益以深死生聚散之感矣。井叔之亡。先孟楷二年。曹夫人欲版行其詩。未果而卒。嗣雅堂集。尚庋名山。而孟楷之詩。已行於通都大邑。家置一編。

是則井叔之不幸。而孟楷之幸也。其猶可少慰也矣。悲夫。

會稽香爐峯紀遊

出偏門五里而近。有香爐峯焉。蓋與秦望諸峯毗連。而獨秀拔。遊之者或以險仄為憚。壬申春日。下榻會稽郡齋。郡齋故枕卧龍山麓。最高為松風閣。東南諸山如列屏。而峯之變幻且百狀。余謂客曰。是中必有異境。當一探之。三月上巳。風日清美。有客四人。提壺挈榼。經大禹陵。過南鎮。遂租箯輿載焉。初尚夷坦。繼稍深邃。左折百步。叢篠蒙密。有石無土。亂笋迸出。緣蟻徑上。山忽開朗。灌木合抱。清風拂人。幾四里許。聞雞犬喧沓。與梵唄相應。蓋法雨庵也。憩戶檻。眎日影。白雲瀹然起足底者膚寸。再上百步。徑愈僻。石壁照人。有陰冷氣。兩石夾徑。狹不容武。舍輿側足而入。如墮谷底。晦不見天。以手捫壁。溼寒沁肌。出峽後。石坡陡直。下臨深潭。俯瞰松柏。空翠一點。細路詰屈。如羊腸蜿蜒而蛇赴之也。山石确犖。滑不受履。又百步始達峯頂。三石纍拱。矩圜而空其中。象形為爐。或曰旋折如螺。故以名也。右為螺庵。架巖為楹。循石梯而下。天風琅琅。吹滿衣袂。回望城中諸山。已減沒雲氣不可識矣。乃歎向之變幻百狀雲為之也。信乎異矣。就僧房假杯碟。出所載酒果。極酣而返。復偕諸客登松風閣。於夜氣濛滅中。指峯而笑曰。吾輩今日所游處也。四客者。青浦王蔚宗。昭文張爾丕。金匱

張榮光　南城喻崇煦

攝山紀遊

棲霞山。攝山也。所生藥草。能攝生也。遠望若張傘。亦曰繖山也。余三過之不一遊。遊始於癸酉八月也。旣望二日。還自秣陵。天氣晶爽。有客二人。各租一蹇。出太平門。眺元武湖。殘荷策策。宛有涼意。行剌棗林中。丹實纍纍。以一錢貿居人得三十二枚。其甘勝崖蜜。抵山。日色曛暮。旁皇無宿所。借般若臺下院頓行李。院多走鼠。從人面上過。雀聲啁啾。夜不成寐。嚮明。躡屐出户。二客睡去。殘月在樹。山路正溼。宿鳥聞人聲驚而鳴。有拍拍飛數匝者。山路蒙翳。循仄磴行百步許。憩石橋上。橋下有涸澗。對澗有峻崖。鄰翠寒峭。作水縐紋。裵裒久之。東方日上矣。橋南有寺。僧雛啟扃。訝客太早。偕入佛座下。一老僧正炊粥。二沙彌就階下調鹿。寺有樓三楹。甚清敞。乞僧作寓居。還促二客移臥具焉。日午。僧雛作山導。經雙桂堂。陟千佛崖。覿九老松。存其一矣。飲茗於紫峯閣。由故道返。傲二客以勝。皆默然。晚飯後。凭窗檻待月上。見隔竹鐙火。輒下舂徑。爲陀羅尼寺。先有客四五人在。各不作語。閱寺上山志。盡一冊。客亦不之怪。乘月歸臥。夢亦成趣。朝旭到枕。方知失曉。亟起登最高峯。二客偏然從焉。峯去寺六里。兩旁栝柏皆合抱。峯之上廣不八尺。短垣曲繚之。江上諸山。若几若案。江水若帶。

新河水若縈綫。帆檣往來。若箬若葉。若浮塵子栩栩動。天風忽寒。萬壑送響。亦悄悄乎不可久留。各搘竹下。行一里許。聞水聲潺潺出巖竇。藉亂草蛇行。得泉脈滙其前為池。池之旁石筍森立。禹王碑冠其上。有亭有臺。屋柱皆數折。荊茨塞路。地紲竄於樹間。其下為雲洪。廢水一泓。眉宇皆綠。樹多叢菊。結實未黃。已有香氣。丹菌生灌莽間。鮮澤可愛。謁白雲先生祠。明逸民張瑤星也。是夜仍宿寺中。僧雛言山有白兔。月皎每出遊。俟之無所見。翼日將別山去。以遊跡之易逝也。記其大槪如此。二客者。一高錫麒。一家姪華程。

戈孝子遺墨記

戈孝子小蓮先生。既以毀卒。後五年。孤子孟博。裒集遺翰。裝治成卷。命其友同郡朱綬曰。先府君行誼。子知之審。乞以一言墨其耑。綬改容應之。潔几展視紙十數番。大約燕居時過日之作。書二通。孟博檢自篋笥。度是當日副本也。致范三橋書。為先生少作。已不屑苟同儕俗。以得失為榮悴。讀書二十首。語語見道。粹然有儒者氣象。嗚呼。是可以見先生矣。先生幼工辭章之學。顧不能久離其母。每蹈省闈。恒不終試。後並絶意仕進。於母側作孺子嬉。暇則左圖右史。丹鉛不去手。其讀書之法。博涉汎濫。歸於身心之有所自得。根極至性之地。而紛葩滂沛於古人之文。其辯儒術。尤斷斷

嘗輯大儒傳道錄。名儒傳經錄。小人儒錄。各若干卷。本惠氏儒有異同之說。而以邵氏宏道錄例成之。蓋謂儒術明而後學統辨。漢宋之爭可以少息。振聾之鐸。惜未有能行其書者。方乾隆嘉慶間。吳中士大夫林居者衆。能以文章倡後進。僅一二見。況其他哉。先生獨於荒江老屋之濱。好學敦行。窮年著書。以明人道之本。以別君子小人是非出入之介。宜不樂為並世所知。而用心之隱。亦非號為學子者所及知。綴前製先生誄辭。謂為前明王少湖後一人。而惜無講學弟子傳其所學。職是故也。雖然。知不知何足為先生憾。先生之書。自道所得而已。先生之言。亦既不負其所學矣。非有胱然過人之性。而又熟之以聖賢之訓。其能視人世間事。無有大於悅親順親者乎。無有傷於一日棄養者乎。則以先生全歸之一日。許為獨行君子可也。此所以流溢楮素間者。無適非道。不以外至之境。擾其神明自有之真樂也。卷中最後一幅寫齋天樂詞。作於甲戌春二月。緩於先一年。識孟博時。拜先生於堂。是日命酒古梅花下。主賓獻酬。日晡而罷。孟博首為本調詞。先生歎甚。俯同所作。嗚呼。一十九年電影瞥逝。墨瀋未燥。墓木已拱。孟博孤子承家。遇益坎壈。是又撫往事而太息者矣。夫沃土之材。枝凋幹齋。窮冬雪寒。五穀乃孕。未有潛德之後。久於扼塞者。孟博能讀父書。所宜勉勉焉。弗自廢棄。修儒者之業。以俟時命之至。庶足慰先生於泉下者矣。先生

所著。有半樹齋文行世。餘並藏於家。

書孫孝子事

桐鄉沈君鑒述孫孝子事。傭也。朱綬曰。嗟乎。傭其身。士大夫其行。其傭乎哉。而今猶傭哉。沈君之言曰。孝子名福。元和縣人。生三歲。其父遊雲南。久之絕音耗。孝子稍有知識。從母索父。知其故。則啼然曰。是豈天上耶。兒當別母往矣。母以幼小之妄語也呵止之。年十二。家日窘。急養母計。不得已而傭於人。積貲十數年。遣嫁其妹。娶婦奉母。乃泣下長跽請曰。兒終不能為無父人矣。婦侍姑。兒尋父矣。母亦泣下止之曰。兒父之出。廿餘年矣。雲南路一萬餘里。父即生。兒能識耶。則是終不得遇父。兒不得父。兒且不歸。老身將寒餓死。孝子大慟。又一年。有赴官雲南者。復請於母。母無如之何。遂受傭往。抵雲南。徧問無知者。孝子於無人時仰天泣。又時時從睡夢中躍起。或憐之。或笑之。而亦皆無如之何。一夕。忽夢有人如神人者。命孝子往見父。孝子違父時方三歲。實不識父。而夢中神人為孝子言。從予往。當見父。則果見一老人貌類己者。攬袪欲言。一哭而醒。以為積思所致也。後二日。於城南市肆。遇一老人如所夢。詳問姓氏及鄉貫。真其父也。喜極而慟。慟定言所夢。父乃定期偕孝子歸。蓋其父初遊雲南。拙治生計。稍後負骨董為業。有所積。方切歸志。而又恐廿餘年中。人事遷變。歸且

無以爲家。此孝子至。知妻尚存。女已嫁。子有婦。則欣然欲歸。而孝子辭其所備者。奉父就道矣。況君言至此。綏迺正容而作曰。至哉孝乎。使孝子不毅然往。則其父雖甚欲歸而不能。其父不歸。則生死皆未可卜。夢中惡有神人。其誠孝之心所感召乎。況君曰。未也。孝子更復一年至雲南。或更復數月而不遇父。則父亦終不可歸。何也。孝子既奉父歸。而父於途中感危疾死。使孝子此時猶不得見父。則客死之鬼。填於溝壑。委於叢莽。孰從知此骨之爲孝子父者。而衾斂之。而標誌之。孝子雖至雲南。終不得父。不得父。孝子亦終不歸。而其母之生死莫可知也。孝子既不得父。又無以慰母。將長抱此終身之恨也。而天於孝子必不然。此神人所由見於夢。而孝子終得以負櫬歸也。綏乃改容應之曰。嗟乎異哉。昔曹孝子起鳳之尋親也。父死於蜀。不得棺。誓不歸。夢神人示以隱語。乃得父棺。何前後孝子之事符一轍也。心氣凝壹。則神志專。神志專。則通陰陽。格上下。謂有神人。亦即孝子之心之所自有。而非索之窈冥莫據者矣。其在書曰。至誠感神。斯之謂也。夫孝子生編戶之家。幼未聞古賢哲之訓。身執賤役。無名教之責。耿耿此心。祇知有父。一切傍皇顧慮之念。皆不足以撓之。卒之不先不後。使父知其爲有子。而死於其子之手。母知其夫之死日。而異時遂同穴之願。則孝子不幸而其父道死。尤大幸而歸其死父也。至性所存。達乎天地。士大夫或愧

之矣。沈君曰。孝子以養母故。今猶傭。嘻。傭也乎哉。孝子至。當衣冠拜之。

書沈孝子事

綬任聞人言沈先生安溪迎親安南事。心知其人。顧言之者恒不詳。不能具顚末。道光四年甲申。郡紳士修府志。晳嗣焻始上其事。著於册。越二年丙戌。屬綬別爲紀事之文。以備家乘。先生諱仁業。字振先。吳縣人。父某。服賈安南。娶於會安地之林氏。生二子一女。先生爲長子。年八歲。隨父航海歸。而常以母羈海外爲憾。父没。先生年巳長。乃圖父生像渡海省母。凡二年。竟奉母及弟妹以歸。初賈人至安南。娶彼中女爲婦者。不得攜婦入中國。先生之至會安。又值兵亂。林夫人攜子女竄山谷中。不食七日矣。先生求得之。而無所爲計。有彼中人翁隊祿者。義而陰脱之。具舟。向舟及海。颶作。向觸五指山。舟人恐。手足失措。先生抱母泣。仰天而呼。有東風自空來。挾舟過山。達廣東之瓊州境。瓊州故海口。凡與安南貿遷者。皆由是入內地。國家設重鎮於此。譏察甚嚴。先生至瓊州。而外夷女不得入中國。上下傳觀。稽留久之。涕泗以請。莫應也。有老於吏事者。稔其狀。謂康熙間曾有是事者。檢故文書中得前案。乃得如例以歸。綬嘗觀前史所載賢士大夫所傳。或千里。或萬里。奉親以歸者。代有其人。而所涉皆內地。非有形格勢禁。斷斷不可歸。而卒奉以歸。如先生者也。先生之在安南。

森進人安南往獲進人者舟無瑕瑕至瓊州瓊州將吏格之不得前進逝去拋其去

死幾何。而先生冒不測之險。必歸其母而後安。無萬全之策。苟免之謀。而終以自完其志。雖一時好義者。幸有其人。抑誠孝之感天。所以相之者微也。殁乃重有感也。林夫人一外夷女子耳。度非有保姆之教。詩禮之訓。如中國仕族者然。壹與之齊。終身不改。及乎流離瑣尾。幾瀕於危。卒有以備孝子之養。不後時而適至。足以信苦節之貞。昭報罔忒。而僻陋在夷。海外之國。匹婦知禮。小夫慕義可見　國家聲教之廣。爲無遠弗屆焉矣。炤爲諸生有聲。尚其思先德而益自勉也。

刑部主事周君墓志銘

君姓周氏。諱孝壎。字愚初。自號通梅。吳縣木瀆鎮人也。其先爲常熟紀氏。明末有諱某者。避兵木瀆。依中表周氏。遂從其姓。及君凡七傳。曾祖某。祖某。並以君叔某議敘階　贈中憲大夫。父某。以君階　贈承德郎。母汪。繼母湯。　贈封皆安人。贈君有子四人。君爲之長。五歲入塾。過目成誦。長而爲文。秀拔瀏亮。其於古今體詩。有篤好。蓋自童子時然也。逾冠。補吳縣學生。次年食廩餼。有聲黌序間。方是時。嘉定錢少詹。主講紫陽書院。勵士以學。各因材之所近誘掖之。君以詩文見稱。一時知名之士。咸與通縞紵交。秋試屢不售。乙卯僅得而失。會川楚例開。入貲爲部主事。吳有諸生獄。所

交知名之士。多違縶者。木瀆去城四十里。君日懷餅金。走縶所相慰勞。或行風雨泥淖中。夜遲覆敗。不以自息。凡歷數閱月。獄解乃已。入都。分刑部廣西司。尚書以下皆知君有敏練才。而君虛心聽事。以辭察情。不隨衆畫諾。疊讞兩案。得實。紀錄二次。退食之餘。與同郡之為京朝官者。文酒讌集。集必有詩。才名滿輦下。在部一年。兼安徽司行走。充律例館纂修官。嗣以養母乞歸。初君名蘭穎。服官易今名。蓋以程太安人在堂。而凜有伯氏之義。不欲以白華潔養。委於諸弟。則當筮仕之初。而歸志固早決矣。得歸益肆於學。盡發家藏圖史。朝夕披覽。一資之以為詩。嘗泛舟西湖。溯富春江。訪嚴陵釣臺。所至交其才雋。更唱迭和。每江山幽峭。風日清麗。扣舷獨吟。蕭然有出塵之想。復從木瀆定居楓橋。蒔花種竹。嘯歌其中。春秋佳日。吹笙奉輿。愉愉如也。行誼肫實。待諸弟有恩。不以私財較彼此。親故有中落者。必為籌畫。俾無失所。里中郵棧掩骼諸舉。知無不為。歲荒助賑者三。堅辭獎議。而自奉朴略。裘衣時有補綴者。恒曰。忠厚節儉。保家之本也。林居簡外事。詩之好益專。先後輯滄川耆舊詩集。及友朋遺集各十數種。鋟版以行。蒐羅幽奧。用心甚勤。君之於詩。篤嗜由其性生。酬荅次韻。疊變不竭。風格灑灑。近長帽老仙。自餘諸作。不為肥粉。不病癯棘。適如意之所欲言而止。胸無宿留。則語無造作。擬諸吳中先哲。王百穀蔡孔遠之亞也。所著還讀小廬

詩二十卷。多有錄其副者。他著性理析疑四卷。韻學發考二卷。奉暉堂文集六卷。試帖八卷。律賦二卷。並藏於家。君生於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初六日。卒於道光十三年八月初三日。年七十有一。　敕授承德郎。娶於許。　封安人。子二。卣錫早卒。經組例貢生。女四人。皆適士族。孫五人。今以某年月日。藏其村之原。而經組謁余為銘。辭曰。靈巖之山。單椒亭亭。泉甘水馨。鍾秀於君。蔚為羽儀。以昌其詩。仕不遑親。貞不絕俗。仕乃非穀。既孝既友。人倫克完。鼎華所難。古絃獨揮。於林之下。悠悠知者。青松白雲。陰彼廣原。高風弗諼。

倫紀篇　湯成烈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古者為弟子。入則孝。出則弟。事親敬長之道。始於成童。性善未漓。知與行不習。不待師保之訓。庠序之教。而烝烝之愛。怡怡之和。著於門內。達於鄉黨。上被聖化。下成美俗。固其宜也。世衰道污。政教虧缺。典禮不能數舉。習俗未可猝更。良繇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家庭多嘻嗃之風。鄰里競囂凌之氣。至於不慈不孝。不友不恭。父子兄弟之間。斷斷相軋。而孝弟之道幾於熄矣。然則倫紀者。教化之首務。風俗之本也。是以古聖王肇修于上。而後士庶人率教於下。記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又曰。立愛自親始。雖天子必有父。立敬自長始。雖諸侯必有兄。自天下以至於庶人。莫不以親親為貴。此孝弟所以為人之本也。夫孝也者。人倫之首也。子事父母。先意承志。記有之曰。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言順乎親之心也。弟也者。順乎親之心。必自門內始。其在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一家之政也。是故政修於家。而教成於國。其在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迓于家邦。孝弟之謂也。後世政教凌遲。孝弟衰而人放於禮法之外。縱欲蔑禮。自絕于天。同氣之親視如秦越。同室之內。輒動戈矛。廢詩書而仁賢不親。好貨財而鬩很忘身。於是白華廢而修瀡盤匜之職不供。有不顧父母之養者矣。常棣廢

而孔懷和樂之誼無聞。有兄弟而相尤相怨者矣。以至夫婦有脫輻之凶。朋友少盍簪之慶。彝倫攸斁。乖氣致矣。降之百殃。凶于而家。害于而國。履霜堅冰。其來有漸。蓋不可不慎也。然則欲彝倫之攸敘。必其身足法而其教可行。故為世子莫若師文王。朝夕於寢門之外。問安視膳。謹其常。撫軍監國。辭其命。俾冑子國子咸稟承焉。是孝弟行於宮闈。而公卿大夫之家。自不令而從矣。為士則莫若師曾子。聽其言語。承其心志。觀其動靜。察其喜怒。審其嗜好。酒肉口體之奉。必請而行。謂之養志。是孝弟行於家庭。而宗族鄉黨之稱。自無間於人言矣。繇是人含福德。家有士行。力田者雞豚供饌。汲水承歡。服賈者出而牽車。歸而洗腆。莫不夙夜匪懈。以事二人。出入扶持。常左右之。疾痛疴癢。敬抑搔之。終其身焉。無或少怠。此始於事親之孝也。夫明長幼之序。篤友恭之誼。兄兄弟弟。睦于閨門。則父母之心順。家室和平。則化端於夫婦。骨肉親附。則信孚於朋友。而可與事君矣。古之明王。所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者。以其內行肫摯。敦孚篤實。必能輔少主。和上下。明是非。綱紀人倫。以端風化。可以決疑守信而志不移。可以遺艱投大而中不撓。可以臨危授命而節不奪。此孝之中於事君者也。至於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是化俗型方。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者。孝之終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修其孝弟而已矣。

名節篇

為政者。欲救風俗之敝。莫如端人心之趨向。欲端人心之趨向。莫如崇名節之士。表揚之。尊顯之。以動下士愛慕之心。以示齊民禮敬之式。凡人心驕矜而蹟前。故勵之以名。人心詭隨而放佚。故閑之以節。是名節者。士君子之大防也。聖人論士。曰行己有恥。勵其節也。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是欲附君子之林。必有介然不易之節矣。子臧曰。聖達節。次守節。尚論古人。達節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散從其國。甘心窮餓。皎焉上與日月爭光。聞其風者。仰而思。思而慕。孟子所以稱為百世之師也。後世梅福、嚴光、郭泰、黃憲、申屠蟠、管幼安、陶潛、謝枋得諸人。或逃名匿跡。或槁餓沒世。追蹤前徽。庶乎無間。下此硜硜絕俗。秉節不回。漢宋之世。更僕難數。良繇講學風盛。士束其身。民新其俗。當時儒者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言。善教入人。舍生取義。君上以風臣下。父老以誡子弟。雖鄉曲里巷。婦人女子。亦知貞潔之可慕。而懼名節之墜。則庠序之士。有不白圭其躬。而慮青蠅之是集哉。故必兢持於平日。斯能取決於臨時。蓋平日愛名。不敢放縱於禮法之外。以貽父母之戚。與不令之名。則其人為世儀表。不待臨時立節。而後啟人之愛敬矣。平日放縱妄為。敗禮踰度。不顧貽父母之憂。妻子之累。加之惡名而不恤。則為人不齒。而不必問其末

節矣。是名者。實之所歸。實不副名。其名必敗。惟君子不患名之不立。而患名之不副。故聞過情則恥之。沒世不稱則疾之。聞人之毀。競競惕勵。返躬自修。聞人之譽。內省不疚。不敢自居。闇然日章。久而彌光。風聲之樹。式於鄉閭。一行一言。應乎千里。虞約則泊乎寡營。違道則毅然難犯。有確乎不可拔之志。斯有凜乎不可奪之節。夫然後得成君子之名也。然此士大夫之行。而非凡民之所能也。蓋凡民必有待而興。非上有激勸之風勵之。不識不知。少成習慣。未有不日趨下流者。矧澆偷之風盛。懷利之心錮。冒卑污而不羞。安鄙吝而不覺。敗類日多。名節掃地。當此而欲變化人心。湯滌污俗。為治者果何術之操乎。顧氏曰。惟以名為治。乃可以勝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清廉潔者顯。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於是彰癉嚴而善惡著。貞邪別而榮辱異。人有不動其心者哉。南史言。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其治亂之跡。相去亦遠矣。蓋不能使天下之人。盡喻於義。而能使之知慕乎名。操是以進退人才而鼓舞之。篤信好學之儒。升之清要。潔己愛民之庶尹。賜之田宅。上行崇學興廉之政。下守難進易退之義。徇名急於趨利。守志所以全身。則賞清節而禮名賢。豈不可端人之趨向。以救風俗之敝乎。

王節母贊

莫友芝

王太夫人方氏。子懷侍郎茂蔭之祖母也。年十七。歸歙王封翁某。封翁遠賈于潞河。五年不能歸而卒。太夫人年二十八耳。逮事祖姑十年。事姑三十年。撫子婚取有孫。而子婦卒。又撫孫。及就傅數十年。極事畜勞瘁情理。當太封翁初卒。翁之昆弟。會族人。書二百金券付以資撫孤。迨子將冠。即還其劵。平居足不出戶。行不復人跡。食不茹人餘。湯餅之屬。不與人共釜爨。人咸笑其迂。與娣氏親愛。惟見于堂。不入其室。至五六十猶然。外家中落。當家計窘促時。則力役作。易升斗以遺父母。姊妹四人。不能自給者。必量力資之。六十時。給祭建坊。曰吾數十年飲冰茹蘗。初不知有此類事。唯念念懼稍有差失。他日不得爲神耳。茂蔭官戶曹。歸省。誡之曰。吾始望汝輩讀書識義理。念不及此。今天相我家。汝宜恪恭盡職。無躁進。無營財賄。吾願汝毋忝先人。不願汝躋顯位。致多金也。卒年八十四。贊曰。

貞媛懷清。冰蘗在躬。其潔白艱苦。蓋罔或不同。唯太夫人禮意性得。別嫌明微。動契聖則。孝于姑祖姑。育子翼孫。一瑣悉篤摯。若未大遠於人。不食殘餘。不踐復跡。濡餅不共釜。親娣不入室。人皆怪其迂。而守死不忒。棹楔有旌。太夫人有言。吾苦節歷世。初無此類知聞。唯懼稍差失。異日不得爲神。猗古聖行。忠孝貞烈。匪迂曷堅。堅乃獨

絕。獨絕之精誠。如神明然。人而思為神。而胡不完。有孫名卿。許國貞專。為國柱石臣。庶答太母艱。

四十自序　　　張鏻玠

人生居閒則得歲月多。浪游則得歲月少。同此歲月。豈有多少之異哉。勞身奔走。消磨於車塵馬蹟中。回首而若失也。余生於故鄉。二歲從先大父之安徽。三歲餘從先君子之閩之松溪。六歲至福州。十歲之建寧。十二歲又至福州。童也嬉戲不珍日。游與閒皆無所繫於心。十四歲之福清。知識初啟。以習舉子業。成思藉科第為建白。暨齡有四方志。於是極以奔走為樂。倘於此者背乎彼。不得古人所謂閒趣。適以事阻於行。十六歲仍至福州。乃肆力於詩。與閩之學士大夫文人墨士。觴酒淋漓。騷壇樹旗鼓。其或離羣索居。則經史花月相應接。如是者四年。其為時也靜而永。然非素志。不重也。年二十。先君子權泉州蚶江通判。二十一。之蚶江。二十二。先君子權興化通判。之興化。二十三。乃輸貲為監生。北應京兆。行五千一百里。而長安之游。從此始矣。既落第。留京師一年。年二十五。歸於閩。是年從先君子之永安。二十六。先君子見背。扶父櫬。復歸福州。服闋。就婚於外父李瀾恬公建陽官舍。年二十九矣。以游故娶妻甚遲。而其心固未以游悔者。則其勢有所必出。而時則方有可為也。壻未兩月。復從建陽赴京師。秋捷。兩罷禮部試。三十一。仍歸於閩。止四月。遂從湖南。年又三十二。維時家既貧甚。而慈親在堂。朝夕望子貴。實偪處此。乃更不能已於游。故冬仍北行。三

十三歸里。妻李氏卒。聘同邑辰山周氏。又北行。三十四。歸省辰山。三十五。春游於衡州。冬北行。三十六。歸。三十七。春游於瀏陽。冬北行。三十八。留京師。三十九。歸。自三十四至三十九。每歸里。由辰山省親於星沙。歲輒五六次。計生平六游京師。鄉試一。落第。會試七。落第。合京師往返之游。共得五萬數千餘里。參以閩皖江南湖湘之游。亦共得五萬餘里。蓋三十九年來。共行十萬數千餘里。懸車束馬者。中不得數年焉。年華如流水。等閒拋擲。風馳電掣。一轉瞬間。幾不知老之將至。而今年二月朔日。遂以四十。設使向之所遇。不以游而以閒。平居閉戶。左圖右史。以自珍於分寸之間。其所得似有足多者。然余始也樂於游而不自疲。繼也苦於游而不獲止。不獲止。則余之不能以閒而自寶其歲月也。殆有天焉。非人之所能強也。悲夫。余長余妻十三歲。妻兄汝充小余十歲。汝光小余十一歲。而二君不為遠游。居家閒甚。所得歲月。余轉覺幼之。因其置酒為壽。書此以代一醻。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為閒為游。余又惡能自主。